

T3133/3314181(11)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上

永平府志卷之二十二

燕陽志 璇撰次

府學訓導徐

春撰

蒲山張朝琮續纂

盧龍教諭胡仁濟校輯

藝文上

永平文最古者莫如秦皇之銘漢武之書魏晉以還

翰墨雖微若境內諸山谷殘碑斷碣僅存金元一二

存惟教訓非關世教而其功然垂之千古者僅存

卷之二作他無可補矣僅是近代諸公序記或志

卷之三作他無可補矣僅是近代諸公序記或志

永平府志卷之二十二

哈爾濱大學哈爾濱
圖書館珍藏印

萊陽宋 琬撰次

府學訓導徐 香叅訂

蕭山張朝琮續纂

盧龍教諭胡仁濟校輯

藝文上

永平文最古者莫如秦皇之銘漢武之書魏晉以還
簡冊無徵若境內諸山谷殘碑斷碣僅有金元一二
存墟墓寺刹非關世教而其卓然垂之千古者僅韓
吏部二作他無可稱矣惟是近代諸公序記或志廟
學或紀城池次則揚扞山川流連景物並郡乘所不

可缺者不揆蕪陋輒以鄙作附焉亦以郡事收之非
敢自衒也其他重複靡冗之作咸所不取

銘

秦始皇帝碣石銘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
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
初一泰平墮壞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
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
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壘書

漢武帝報右北平太守李廣書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
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
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
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
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
右北平盛敵

詔

元至元十八年十二月戊申封伯夷叔齊詔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古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廢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惠公

祭文

明成化九年欽降清節廟祭文

惟神遜國全仁諫伐存義爲聖之清千古無二懷仰高風日篤不忘庸修歲事永範綱常尚饗

景泰四年欽降顯功廟祝文

惟王開國輔運爲時元勳繕治邊疆萬世允賴軍民懷仰祠祝以陳神其鑒茲茲陰佑無斁尚饗

頌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
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
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
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
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
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
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
者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
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
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
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
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
子接跡于後世矣

碑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
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

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
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
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
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
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
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閼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陵今
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益寵銘之所以
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
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
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勿弱用改事代父
人吏不附迎弘正于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
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
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
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
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群黨相維河北

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
 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膏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叶謀
 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
 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
 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批戟素
 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
 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臬卿婉德娠賢梁國是榮
 田侯作廟相方視陟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
 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

爾祖爾思

王公先塋碑

明王 翺

翺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餘慶以有祿位繆膺獎擢踐更
 要職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臺憲之臣蓋以彰積
 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昭潛德發幽光俾為臣子者退得
 伸孝於家而進得盡忠于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
 以推仁而廣恩而為臣子者之至幸也翺自永樂乙未第
 進士歷官監察御史行人司正僉都御史進副都以至左
 右都御史今加陞太子太保仍兼本職累朝恩典隨官遷

轉皆受誥勅藏之於家而此二通乃翱爲左都御史鎮遼東時今上皇帝所賜追贈翱之祖考祖妣者也翱之先世家灤州劉家莊自吾祖太公而上至諱進昌者凡十七世俱葬灤州元季兵亂吾父及吾伯叔携家徙滄州之鹽山卒葬其地子孫遂爲鹽山人今翱自遼陽還乃得命工礱石勒祖考妣受誥文樹於灤之先塋餘皆以次當勒石於鹽山也吾所以爲此舉者非在誇耀於閭里鄉黨侈君上之恩彰先世之德爾後之子子孫孫觀感而興起者登斯壠覩斯文忠孝之心得不由然而興乎景泰三年月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孝孫翱謹識

記

清聖廟記

元馬祖常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卽裹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召名儒修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爲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令代言爲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於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凡不計幾人漫不茲者

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
牲牢祭品不備頌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告其
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
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
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設而
廟食之宜以清聖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
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
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鬪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
飭于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
知已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
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
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貨以器貨而市價不二
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願不由此與邗之人尚礪
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清節廟記

明商輅

成化九年癸巳前監察御史知永平府事臣璽上言是郡
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生之地也夷齊兄弟遜國而逃
節義凜凜雖百世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爲聖

之清迨夫宋元加以封爵至我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
祠圯祀亦尋廢事載大明一統志可考見已竊惟表章前
賢風勵邦人臣之職也因謀諸同官捐俸倡義鳩工欽材
重建正堂三間翼以兩廡門二重神庫厨齋房爲間各三
肇後初是歲春三月至秋八月落成廟有餘地數百畝以
付居民候王等種之歲收其租之入供祀事伏惟皇上追
念三賢生平節義賜以廟額庶幾永終弗墜臣壘跡死以
請制曰可賜額清節并降祝冊命守臣春秋行事如儀恩
典渙頒軍民胥悅於是守具事狀加書介郡人通政司掌
司事兵部左侍郎張文質屬輅爲記謹按孤竹有國封自
殷湯傳至夷之父墨胎氏將死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蓋伯夷以父
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
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誠有功於世教如孔孟之所稱道
是已夫有功世教雖天下猶將祀之况宗國乎太守此舉
可謂知所重矣是宜朝命允俞禮秩有加自今二賢節義
益以表白於世殆見遜讓成風民德歸厚由近以達遠舉
一以勸百夫豈小補云乎哉噫邦人士毋徒以祠祀視之

則善焉用書以爲之記

灤州脩城記

明高 穀

灤州去京師五百里其地舊屬冀州再隸幽州晉唐以來屬遼西及北平五代阿保機築城以居之州之有城蓋昉于此我朝混一南北四海爲家州隸永平爲郡文皇帝靖內難實爲邦畿內地民安物阜熙然太和士習于家農耕于野地之蕃牧貢賦較夫前代有加柰何承平日久官怠其職吏隳其事關門無抱擊之虞城郭無捍修之備因循廢弛匪一朝夕矣戊辰之秋戎從化順邊鄙老稚驚散室家或不能相保故灤民惴惴焉未嘗安乎枕席會都御史鄒公來學閱視灤城土踈址平非居守之長策乃謀于總戎都督僉事宗勝叅將都指揮僉事胡庸馬榮府守張茂州同知楊雄因舊爲新高若干丈周若干里疊磚石以固基本扃門鑰以嚴開閉樓櫓器械無一不具肇功于景泰辛未七月十有九日畢力于是年之十月一日民暫勞而收久逸之利物暫費而獲永寧之益誠邊方保障中國喉襟也功旣就宗勝書來乞文請書其事辭曰冀門千里皆堯封灤州迥接榆關東南臨瀚海北控戎山環水遶地勢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雄形勝不異峭函中前人城此徒勞功遺基數尺爲高墉
年深豈免頽雨風崇者咸堙卑者空城狐社鼠無所容百
年遺事如轉蓬興廢舉墜今古同燼哉賢達心忡忡旣竭
目力膚奏功伐石疊甃鳩衆工晨夕舉杵聲相春築城言
言知幾重視舊不啻丘與峯圍如鐵甕堅如鋒壁立萬雉
難磨礪成樓遠望遐邇通絕彼警急清塵烽四民樂業聲
颯颯興起禮讓還租庸輿情但願年歲豐寒則有衣饑有
餐百年萬禩歌時雍

撫寧縣新誌記

明彰 時

距京師之東五百餘里有府曰永平又東七十里有縣曰
撫寧是爲永平屬邑蓋其地在漢隸右北平郡漢以後率
多荒廢至金大定末陞新安鎮爲撫寧縣撫寧之名始於
此元無撫寧與昌黎鄰地或併或析最後乃並置焉國朝
因之洪武十一年知縣婁大方以避寇故請遷治於兔耳
山之陽永樂中復卽舊治置撫寧衛而衛與縣相去十里
計皆未有城居者凜焉惟外患是懼名雖曰撫寧而實有
不能自寧者矣時提督左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右僉都御
史閻公本詢察民情利病乃具疏請城衛并復縣治學校

於一城制曰可於是鎮守右少監龔公榮總兵官東寧伯
焦公壽相與賦材鳩工命永平府同知劉遂撫寧衛百戶
郝銘督率軍民分工築砌始成化三年三月一日越明年
五月告成周圍一千一百五十六丈高一丈有九尺其上
爲梁口一千八百七十其東西南北闢門以通往來縣治
學校並列於內自外觀之城垣崇固濠塹深濶森嚴壯觀
隱然爲一邑之保障矣同知劉遂指揮毛綬具事本末致
書兵部左侍郎昌黎張公文質托以求予記予惟天下郡
邑有僻有要恒因時勢爲輕重撫寧之地在唐宋以前僻
居東北槩視爲荒遠未之重也迨永樂肇建北京以來是
爲畿內要地蓋其北密邇遼徼東控扼山海爲遼陽襟喉
其要且重如此故軍衛置焉置衛所以安民也而縣與衛
異治非因循之過與茲當承平百年之久所宜思患而預
防不合於一何以相守以安生民不固以城池亦何所憑
藉以相守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斯其時矣閻公有見
於此於是首倡請城之舉而龔焦二公乃能諧謀經營以
成厥事府衛諸雋亦殫心勞力以佐其成非皆有忠愛上
下之心寧及此歟可謂得大易設險守國之義矣雖然險

可設也不可恃也。繼今軍憑城以爲固，民資軍以爲安，拱翼京師，將有賴焉。司軍民之政者，尚思和輯其心，使居有以樂，患有以捍，而奸宄不敢作，庶幾撫寧名與實相稱，長治久安，永爲京師之巨防也。儻恃城而怠政，不恤其人，則人心嗟怨，離叛雖有，金城湯池之險奚益哉！此又來者所當知也。昔聖人脩春秋，凡城必書，說者以爲重民力，茲所爲書者，不獨重民力，且將使民德諸公不忘，并告來者是脩是葺，益善其政，保民於不怠矣。

重修昌黎縣學城池記

明王 鏊

昌黎爲永平屬邑，北背碣石，南臨滄海，左控榆關，右帶灤水，卽古營州之域，遼西之勝地也。前之令是邑者，率多因陋就簡，其于學校城池，多弗留意。弘治癸丑，兗郡壽張殷侯佩玉受命來尹茲土，下車之日，見學宮傾圮，城池廢弛，乃集父老而論之，曰：學校以敷教化，所以作養乎賢才；城池以禦外侮，所以保障乎生靈。二者皆爲治之急務。今昌黎學宮雖設，檼榑朽腐，瓦木將墜，欄不蔽影，戶不留風，不有以新之，將何以敷教？城池雖有高不踰仞，深不滿尺，車馬往來用之，成路不有以脩之，將何以保障？吾將欲理而

新之何如衆喜曰諾所恨者公帑所積不足以供磚瓦木
植之費乃勸邑民好義而羨於財者或出木植或出磚瓦
不強其所無故民皆咸願致助不數日間磚有五十萬有
奇灰有八千斛有奇木植之類悉皆具備遂謀諸同寅楊
公清楊公顯而董其役於學宮也堅者仍之蠹者易之傾
者植之邪者正之侈弗過奢儉弗致陋則學宮煥然而
一新矣於城池也隘者寬之缺者完之卑者塏之高者平
之寬其基址鮮其塗墍則城池確然而完固矣經始於弘
治八年七月十三日落成於次月初三無何殷侯丁內艱
去任邑中耆舊同知李鳳等相率來告於予旣而勒諸石
以示不忘之意予甚嘉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予之言曷足爲輕
重但頌前人之美者將以爲後人之式侯有善政使人有
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後之來官斯土者果能奮發
興起亦能如殷侯之善其政則後人亦必爲之立石矣

撫寧縣重修廟學記

明李東陽

撫寧縣學教諭袁溥訓導劉瑁沈鈺具書因縣丞張儉上
京師以達于余曰撫寧廟學久不修惟一殿一堂亦就傾

圮修武姜侯錦來知縣事乃會官贏財復勸富室爲義舉
圖新厥制葺大成殿五間建東西廡爲十間飾先師及四
配十哲爲龕各一爲賢士二十有三龕及主皆用木而髹
以朱其外爲宰牲之厨爲簠簋籩豆與凡祭物咸備爲櫺
星門爲戟門皆一而三爲持敬致潔門左右皆一爲碑六
覆以亭增明倫堂三間爲重簷翼室其旁爲二齋後爲饌
堂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爲二樓曰興賢育才之樓鑿地
爲泮池有亭曰泮亭爲井曰桂井爲亭以習射曰觀德之
亭皆揆地勢簡物財規度宏麗制周詳密蓋曰侯蒞政以
來再閱寒暑而命工舉役僅及其半於是獻薦有所敦學
有地章縫衿佩之士有所瞻法閭井之民有所觀化按州
部而察吏治者有所據而稱爲才侯雖不敢自以爲功而
茲事也不可以不識也敢以是請於太史氏予嘗觀之易
曰盥而不薦有孚顛若其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咸服蓋誠積會神以示儀表莫著於祭而設教垂訓成天
下之治者於道則甚重焉必其爲祭不徒簠豆籩羽之儀
而所謂教者不獨以詞章句讀條格號令爲事然後足以
觀於天下此易之道孔子之意也今天下郡縣必有學學

必有廟廟必爲孔子設者蓋道學之傳彛倫爲著而其著於經者待孔子而後明則儀刑所在非極崇奉以爲報祀有不可者故其名學先而後廟彼齋居稟食者不過習口耳爲身家計彛倫之重浸不省爲何物是自棄於孔子之教也則所謂崇奉報祀之典苟爲末節細務而不舉也奚惑哉然苟祭焉而誠不至禮不備徇文而遺實其視學之末者殆無以異也夫學者士之所有事而倡導訓厲之政則有司存聖天子嘗視國學躬釋奠戒飭師生俾進學業以爲天下倡撫寧畿內地風化所先承宣之功於是乎在而凡有事乎廟與學者雖欲不自致於文明之治其亦有不忍已者姜侯本宦裔初命今官廉勤而惠殫修倉庫舉凡廢事多可書者而無與乎廟學之事故不復及云

樂亭縣重修廟學記

明馮琦

樂亭有學創自金大定之末年追我太祖定天下詔郡縣飭新學宮唯時稍稍拓舊基成化嘉靖間再一繕葺迄今五十餘年蝕於蠹蝨頽於風雨不脩且日就圯壞邑侯潘君爲令之明年百廢具舉豈弟作人建議興新又以學宮西鄙閉塞樞星門外僅數武卑隘荒蕪夫聖道若宮墻數

似而士貴進廣大高明奈何卑塞若是乃出贖鍰佐役構
旁舍地爲聖域環橋街鳩工計費庀材葦石尅日始事再
稔而竣殿廡門墻瓦漫焚燎金碧丹堊瑩耀參錯以鏞簾
管絃簞篋雲雷之屬靡不脩飭凡爲敬一亭三楹就中亭
三楹爲齋若厨者八楹起正月十五日落成於七月二十
四日諸博士弟子謂不可無籍不佞按隋地理志載邑本
盧龍故郡據險乘塞實北上游而清潞一帶綿亘淳瀆其
人率豪傑任氣習於戎馬擊刺而聞不雅馴已又讀元廟
學碑乃謂士多樸茂彬彬禮讓之遺何兩者所載刺謬甚
也豈其豪傑戎馬尚未講於俎豆而樸茂禮讓則與詩立
禮之後乎議者謂國家二百餘年弓矢在櫜干旌在巷畿
之地童子舞勺成人秉槩道且大明而比者東西告警所
乏不在詩書而在韜畧然則邑之故習固今之所急而後
乃牝裨也是又不然詩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古者壁宮
橋門之內藏焉修焉游焉習焉出以受成入以獻馘有文
事有武備則學之所爲學也夫子不吝軍旅之間而自命
曰我戰則克至其論人材則喟然三嘆於狂狷忠信之徒
夫豪傑近狂狷而樸茂近忠信樂邑之風氣人心吾夫子

所願見也孚而翼之道心弘矣鼓而用之德心廣矣然則昔之所謂戎馬擊刺寧無說禮樂敦詩書而今之彬彬禮讓也天下無事則不爭不黨天下有事則不吳不揚倡率化道是在有司耳夫子修春秋宣榭桓楹皆謹書之而泮宮之作無譏焉錄其詩以彰魯之美今之政者簿書日不暇給何暇問兩楹泮侯廣勵學宮興賢育才不費公帑不程民力今且以治行高等徵而樂邑文物日浸月長將相文武之選雲蒸龍變則無忘侯之教也因爲志其歲月于泮宮之左

山海關義田記

明王應期主事

山海莫畿東北稱雄海隅惟不雨於有司是故制度綿繡典禮繁多未備予抱關之暇每詢事采物考制協軌圖肇舉焉而以財用爲磧訪之先職方氏黃公以關東瞭望地給爲學田至今居聚日繁而墾闢益廣以租而輸官者僅得其半迺與諸生議曰遺利以藏下遺典以陋上非所以成民取彼益此何爲而不可哉遂命官度之得地一萬三百四十四畝歲徵租百七十二石茲不惟供餼有餘而大事猶可以肇舉也乃慮事以授守備龔子相與量功畧趾

經日分司計財稱春平幹旬日告竣建祭五日社稷曰風
雲雷雨山川城隍曰八蜡曰無祀鬼神曰東鎮義勇武安
王舉農政一曰鞭春咸修有壇宇植有樹木祭有品物辨
有粟米計春秋粟米之費共六十三石有奇嗚呼是舉也
庶工底績百度咸貞嘉邑攸宣禮文咸秩均靈剡剡蒸民
懍懍若將共恃之夫先王之成民也而後致力於神是神
導之趨也委之典秩罔從也設之象魏協之同也律之禁
令故民樂於福而惕於禍是以時和年登而神降之福將
或恃之以爲不恐焉故曰神以幽之君以明之幽之故緩
福明之故訓化匪緩奚懼匪訓胡成斯治之大防也山海
于是乎有賴矣于是殫心綜理則守備龔廉翊力贊相則
掌印指揮石美中度畝計徵則指揮趙倫林洪鳩工効力
則指揮戴臣符英百戶潘洪王鑾嘉樂盛典適觀適成則
教授官善生員李承恩等也因併書以垂永云

重修文公祠堂記

明翟鑾

昌黎縣治之東北隅故有文公祠宇在焉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四年建也茲百六十載楹桷摧毀丹青
漫漶且規制卑隘享祀弗稱無以上慰聖祖崇重咸秩之

典嘉靖丁酉山西柱史景君溱按歷其地瞻拜慨然謂觀
風首事景行莫先焉遂屬永守劉君隅郡憲柯君喬拓地
易材闢新其制越數月而告成乃走伻京師徵予爲文以
紀歲月余讀唐史公世系南陽鄧州人昌黎本源地也高
祖以上實葬於斯其在鄧七世祖茂後魏以功封安定王
蓋以功名顯其在唐諸父雲卿銘誌擅聲大曆擇木書法
媿美陽水滂湘輩文學及第相望於時蓋以文章顯植本
發源茲地之靈信不可誣國初肇建祠宇不於南陽而於
昌黎聖祖真有見哉顧歲久則敝敝斯忘方今浮屠淫祠
徧天下金碧裝嚴四方士女爭致金錢日夕奔走顧名賢
之區視若龐贅或存或救恬若不聞然則侍御君景仰尚
友之心端不可及宋儒論公文起八代之衰此紀體裁之
幸實耳若闢邪輔正左右六經羽翼聖軌與孟軻氏相表
裏豈托諸空言無益理道者同日語哉又公忠勲法應祀
典唐穆之世藩服不庭攻圍制師公奉命往論君臣上下
莫不危公公開諭忠梗卒折其逆將而出我王人是公一
特之功賢於四節度之師勞孰甚焉夫以公經世之文定
亂之勇崇德報功萬世血食可也茲廟貌一新梓里對峙

元泉之下公必神遊其處矣侍御君望重山嶽百廢俱興
崇植風教急先務矣太守君勿篤心學與郡憲君皆以前
柱史來蒞是邦是故相與以有成也未幾皆遷秩去嗣守
郡憲錢君懌方以柱史徵迺諸君用心之勤遂從慙衷其
事樂善之心咸可嘉尚也已併書以記。

顯功廟記

明商 輅

中山武寧王蚤以雄材大畧自從太祖高皇帝舉義平定
天下混一海宇已而率師漠北收其餘民比還留鎮於燕
慎固封守爲長治久安計以平灤榆關土地曠衍無險可

渡去京八十里爲古遼安鎮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
麗東瀕石河西繞形勢險要誠天造地設遂築城移關置
備守之及金日山海關內外截然隱然一重鎮也自山海
以地若言遠若古北關小隘無慮數百葺壘築塞旣壯
且固所以屏蔽東北衛安軍民厥功甚偉景泰甲戌今右
都御史李賓奉命巡撫籌畫得等合詞告言昔昔中山
武寧王鎮此城池關隘皆其創建遼寧謚殆將百餘年
矣願立廟祀以報王功爲請諸朝許之屬歲屢歎事未克
就成化辛卯李進樞院章追惟前詔因謀諸總戎募義歛

材卜日歲事廼卽山海衛治之西建王正殿三間翼以兩廡樹以重門繚以周垣興造聿始適巡撫左僉都御史張綱下車銳意倡率時鎮守太監龔榮總兵右都督馮宗叅將劉輔李銘悉以俸貲來助用底完美寔癸巳春三月也綱告成於上賜額顯功仍降祝辭命有司春秋致祭歲以爲常山海軍民聞命懽呼踴躍稱快有以見主之功德及於人者深且遠矣李以事之始末屬守關兵部主事尚綱述狀徵予以記謹按祭法有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王之設險守國使百年之間敵國莫能窺其隙室家得以奠其居其功不亦大乎祠而祀之豈不宜哉雖然王爲開國元勳當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王之功居多獨山海之人思慕之深者蓋王鎮撫燕薊十有七年豐功盛烈宜非他處比廟祀聿嚴有以也夫王姓徐氏諱達鳳陽人累官太傅中書右丞相進爵魏國公追封中山王謚武寧其履歷備載國史茲不重述姑述立廟之意俾刻之堅珉庶來者有考焉

重建永平府城樓記

明陳循

京師之東有永平府蓋孤竹國也雖爲禹貢冀州之地然

舜分十有二州已隸於幽矣至秦爲遼西郡漢屬右北平
魏爲盧龍郡元爲永平路國朝始改路爲府置永平衛戍
守府故有城築土而已卑隘不稱洪武四年指揮費愚廓
其東而大之周圍至九里十三步其形勢則東表碣石西
界灤河大海在其南群山限其北山之外爲朔漠之地城
有四門東曰高明南曰得勝西曰鎮平北曰拱辰門上有
樓傍有雉堞相屬已壯偉宏麗矣而於城之東南暨北三
最高處又各爲樓以望烽火名之曰望高樓太宗文皇帝
建北京以其畿內東藩且爲重鎮襟喉之地朝鮮諸蕃朝
貢必由之路乃增置龍盧東勝左衛衛所以控制守禦平
一方者嚴矣近以朝廷慮典兵者久則或生懈惰往往簡
命大臣之剛廉者俾總其事且典其機焉聖天子踐祚之
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麻城鄒公來學實以提督軍務巡
撫是邦而至公旣徧閱關隘悉設險固戍守以防外患於
不測矣顧視永平城樓頽毀俱盡無以壯觀內服威視遠
方會歲屢登人用咸給乃聚工材悉仍其舊而重建之贊
襄之者則總兵官都督僉事宗勝左叅將都指揮僉事胡
鏞暨都指揮僉事羅政永平府知府張茂亦皆協力助成

其事蓋經始於景泰二年秋七月十六日而落成於是年之十月十五日文武勤於奉公故用雖費而不以爲侈軍民樂於趨事故成雖速而不以爲勞其視致力於釋老無益之祠廟若其他所爲者何可同日而語也哉既成宗公以爲不可以不記其成之歲月乃介翰林庶吉士劉宣來請文書於石且以彰鄒公之美焉宣予同郡人嘗自永平戍舉進士固予所愛重者而鄒宗二公又都憲總戎之賢者也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山海羅城記

明張佳胤

開國統一既逐故元於燕故五郡封大藩有四取五方閭左適戍連衡掎角而爲衛燕首膺茅土繡錯州縣間徐太傅所經營於捶院備矣故其幕南爲我王庭寧出於松亭谷出於居庸遶出於山海而各域以重關豈□馬敢闖三藩窺燕而爲之設哉蓋候徼支繚邊初戍逃亡居重以馭之不獨燕計也乃帝念功錫祠惟鎮於山海者彼二區之爲勞古有而繕之耳非若臨榆久廢經始爲之再卜於山後之□及海上之夸枕流藉阻壯哉關乎咽喉於一隅吐吞乎萬里迨燕王龍飛建都藩封胥以南徙大寧都司亦

移其地弃於兀良哈遼谷之故壤中斷而松亭以外爲屬國始視此若內邊羈縻之以犬羊鯨鯢亦遯於望海承平久而變生焉嘉靖初遼暴客戕主關事□馬如故中季以後乃四五至薤城外此間亦爲誨盜資防之斯無寧日遂視爲外邊矣歲癸未之春叅將王守道築土墻未訖秋而部刺史長垣成君巡邊慮而將爲之圖未幾□犯前屯郊原血戰爲墟惟拒墻者完是土功固足恃也若甃而石之其圖不亦有承哉爰咨群筮初議雇役用帑金四萬兩佐以班軍一部期之雨防畢役力訕而費不貲當詰姦之嚴關尤不便於譏察弗若悉用主客便時有大工未報命何敢全用其力乎况□睥睨有日秋而戒嚴且築且禦能不愆於素哉不穀合而調劑之會撫臺邯鄲張公以二萬金請司農不忍予爲再四於當路司馬乃復於上聖明洞見邊畫破格取太僕藏佐以軍力之半不待畢於秋防茲伐謀之全圖也屬成君裁而巡功文武各効厥勞甲申仲春爰作而告成於仲夏日不及百其功則倍周五百四十七丈餘高三丈三尺廣丈四寸半表裏石址系以甃甃頂則防墁之面勢秩如也西接故關爲敵樓二附墻候臺七便

門二以樓東門麗譙有闔出入新舊間重關而復矣夫城以盛民故衆心成城古今石畫者籌利害兩端較多少以從事不無一彼一此而名爲俱利者惟秦趙東西於會遇則然非爲民保障也茲關法有期多頓舍於外藉館穀之利者土人受廛日衆耕種亦取自便相與聚族於斯倚之安於巢幕豈虞今有口災哉自遼陽如綫背甌脫襟渤海而戒爲畏塗離開以廝留及關以宿留而苛留於抱關夜不能安枕晝不敢解鞍軀嘗慮其不保商賈所以垂察而東之憚入告哀西亦未嘗席厚利且不免震剝之虞焉居者旣晏堵則遠至如歸百利萬全而無一害秋防屆期豈不燕胥爲奏樂府碣石有云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鷓雞震鳴鴻鴈南飛鷺鳥潛藏能罷爲栖錢鏹停置農牧積塲逆旅整設以通賈商豈不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之秋乎他日富庶必倍於關內慮始雖爲禦口樂成其究安宅矣若但爲守圉計掌固自有司存羅以重關而復之非所以貴攻取也彼陳倉連築者雖諸葛不能攻而受降之退忸不以壅城失邪豈不穀與諸大夫所以蠶厲戲下士橫海伏波萬里外及絕幕犁於天山之庭乎試廷賓僚暇日登之南

秦島北漢塞扶桑日出警閭在望朝鮮女直叩關而貢雉
連羣飛奪目攝志令奏侏離之樂而佐之以碣石鼓舞斯
民於大平不穀願望不淺也今者之勞而豈徒哉爰附記
其姓名以旌之於左方

重修三屯營城樓記

明倫文叙

都城東迤可五里許爲三屯營迺總戎大師所居凡沿邊
將卒皆隸焉誠邊場一雄鎮也宣德初建於峙子谷景泰
間改城今地以忠義三屯環列於外而得名其實一大營
而已城旣完固而樓櫓率亦壯豁閎麗誠鎮域之偉觀也

夫何閱歲旣久棟椽欹撓寔用費煩正德己巳前軍都督
府同知馬公澄用忠勇謀畧受知今上命鎮茲土至則拊
循戰士士皆可用殊思奮効力逾年仲春登樓閱習深用
慨歎迺度群力善陶者瓦善匠者斲善葺者茨善巧者塗
塹仍命偏校之有工思者董焉迄冬十月南城樓洎四隅
城樓咸就輪奐於是部下都指揮使單聚李蘭董謂公臨
戎未幾而邊城規式爲之興新宜營文刻石以永後祀爰
因刑科都給事中王君汝溫介而謁余夫邊防之記記其
可書者耳春秋之義常事不書修葺樓櫓守圉職耳惡用

屑屑爲耶雖然嘗聞之矣小者大之影緩者急之圖未者本之昭小者不張則大者必弛緩不爲則急無據末不理其本從可知是以古之謀臣良將知周萬衆必治察乎一粒一旃之微圖惟警急必綢繆乎紆緩無事之際力嚴守備以爲攻戰之本而其末節亦罔弗飭焉不如是則無以蓄威伐謀而專閫康扞之寄荒矣諸君事舉無亦以公於凡大者急者本者思已過半故假是以表見其餘耶抑猶有一之或遺行將舉以相明一心戮力務求其至而俾公之勲業益永彰耶不爾犁庭掃穴取祁連登燕然顧又若何而爲刻哉夫然則亦可嘉也矣於是乎書之

重修三屯營城記

明戚繼光

國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爲屬夸賴障輔郡莫重葡萄鎮未幾匪茹厯我宣廟出喜峰貢路征之而尚引外口爲梗故初鎮桃林口移於獅子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峰二舍矣營曰三屯忠義衛三百戶屯地也屬遷安縣西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縮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非擁武衛北城何以張形勢而抗威稜哉舊城庠薄而隘南有坳垣爲載殺營卽移鎮府所茨也二營間有闌闔每以無城

戒暴客而屯戍非土著兩防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
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
戶勢輕不足以犄角鎮府麾下移兵餉顧抱檄印於衛非
所以尊統馭而急禦侮之完策也自嘉靖來曰震京國隆
慶之元入薊東陞而是鎮益重次年乃以余總理之邊垣
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賴以安堵二營闕闡日壯
恐益誨盜爲口資雖增司守備非若軍衛可永賴而全鎮
之衆常練於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府
劉公撫臺楊公當上卽位詔增飭邊城二公因得所請適
少司馬汪公閱師而以移衛謀之公於元年條其便宜制
以忠義中衛移之三屯城內其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
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
衛增營及繕建公署百廢具舉舊城益不足以居之矣乃
於二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楊公爲制府王公爲撫
臺辛公爲兵備胥襄工於三月撤南垣而環南營以圍之
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
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
譙甚麗而闔次之徂暑外完秋斃其裏上下有埤以爲之

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新制冬而畢役正北爲重閣祀玄武尤雄於麗譙角樓凡五麗視于闐舊東西重門于上爲樓臺神祠下旁各有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牆列孔以備睥睨東關塲以積艾藁從衡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爲東路諸將所屬西則閱武之塲旁陞闢十丈長二百丈以益之其堂臺昔庠陋余新建而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兼之路西來者蓋亦可寓矣前爲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所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宅皆操音以佐之而城內外所創營房八百餘間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司灤陽驛督府行臺城心撫松西南諸館旗纛馬祖漢壽忠烈諸祠不出三年一切告成貢夸過者罔不驚異三軍呼曰壯哉城也足以衛衆矣或有疑其制多異而因軍正以請業已樂成則諭之曰凡堞戰格利用禦遠若鈎援薄其下而頻眎出擊爲艱乃于堞址亦創睥睨如懸半雷可藏身而頻擊水且從之下以外殺孔多勢分而注堅瀑落內則迤麗鱗次如級視彼內勢直而水專注其土善崩外因以傾者殊矣凡池有隍高而澗也其庠者爲濠塹故隍多

復而險以夷乃因其勢淺七尺而深三丈其廣六七尺不
等又以北川東走勢不環抱完固而於東門外下高就卑
引以十丈湖其長三百五十餘丈深僅七尺以所出土爲
堤名曰孟堤者孟諸余別號也蒔以桃柳上下二梁以跨
之堤之亭曰同春留土中爲亭名曰宛在取諸蕪葭環流
植荷而爲將士休沐地或擊楫以遊焉湖曰震湖以在東
方以取鎮胡其音同也凡邊障無北戶舊爲門三而已直
北經涂有岑樓居鐘鼓金木相尅多水火災乃于北臺旁
級左右共制四室如城門狀及所塞舊門各虛其內如北
制昔爲武庫以藏戎器簡書伍符避水火也又留舊南譙
懸貢鼓岑樓獨懸景鍾跨通衢重關金革和鳴達于四境
登而眺之樓臺署廟聯以闐闐繡錯而翬飛謂之錦城可
也嗟夫城制本繇以防水後用蓄衆乃藏竊聞之古人矣
城者盛也所以盛衆也衆則益之不展曷以盛諸城者成
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制未曲盡而孰保其毀乎故余九年
于茲東控遼左西護陵寢爲臺一千二百有餘里凡五五
標十五營皆爲保障計于以重封疆而衛社稷也茲奉制
撫諸道之畫幸有餘日及此敢不畢心力藉將校百執之

勞而適觀厥成于重鎮乎凡我同事既保我圉而無罹于
鋒鏑則此亦可以忘勞矣軍正敬諾鐫之而示三軍且次
執事于碑左俾來許之毋忘是勞者

開平中屯衛新城記

明姚夔

永平禹貢冀州之域秦漢爲右北平郡唐爲平州元置平
灤路我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遷都北京而永平去京師
五百里遂爲畿甸重地又以灤負山帶河尤爲要害乃於
義豐舊縣置開平中屯衛衛自大寧沙嶺徙來今去州九
十里舊有土城頽圯成化改元之明年都察院右都御史
李公以其地密邇邊境是宜有城以備非常奏准下有司
講脩築之政于是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鎮守印綬監右
監丞龔公總兵官東寧伯焦公相與協謀經畫而府衛咸
聽約束擇廉濟官得永平府通判段璣忠義中衛副千戶
陳景董領厥事計貨食之出入量工程之多寡陶甃于山
畚土于池因舊增新百堵旣完雉堞翼翼乃作南門以正
面勢作東西門以通往來浚溝隍布橋梁疏水道是故甲
兵有宿室家有獲晨昏警嚴鐘鼓分明民居帖安誠可謂
一勞永逸者也周計尺九千二百七十有八高爲尺二十

有三始事於成化三年十月一日訖工于明年五月十二日通判以是役鉅而不費重而不勞上衛乎國下庇乎民巡撫鎮守總戎之功不可無記述以示後乃次其顛末屬郡人儀制司郎中杜君謙來請余文余惟城郭溝池有國者所當設也然設必有時南仲以四夸之故而城朔方仲山甫以諸侯之故而城東方詩人歌頌之蓋羨其得守備之要也我國家承平百年于茲四方無夸狄諸侯之患而必惓惓以城郭溝池責之軍衛有司惟恐其不完固者誠安不忘危之意也况京東保障之地而可後乎雖然民非兵無以衛兵非民無以守城具矣而守之非其人與無城同人得矣而治之非其人與無人同有南仲山甫而後能極守備之善故曰地利不如人和長斯衛者盍思有以和其人而善所守哉庸書此俾刻之城隅以告諸執事

樂亭縣建新倉記

明焦 竑

我國家稽古立法以積貯爲大計歲儉有助軍儲有供程其盈縮以殿最有司者故自畿輔郡邑而下廩庾相望然恬熙久遠矣令甲雖具有司或陽以名應之徃秦晉吳越歲一告稔輒輸內藏以給甚且議支轉漕之粟而竟無療

於龜腸蟬腹之氓此僅一方一歲之非時而中外俱困矣
矧望以佐軍興之急乎蓋卑者不府於官府於橐高者徵
會簿書稿心拮力庶幾歲滿得代可幸無罪顧安有深思
遺力及此者哉樂亭爲三輔奧區地有遺秉民無歛穡舊
帑廼敗爲尤積粟雅不甚饒而多露積自潘君之令也出
牛百八十蹄穀種三百餘而民始知綠南畝種粟以鍾計
若預備若社倉若義倉若常平倉三萬二千有七百而官
始知有贏糧請帑金五十拓倉而新之環者爲廩五十五
楹北者爲祠三楹中蹲者爲亭一東西峙者爲門二而粟
始知有蓋藏余因數成績而慨嘆於君之能任事也食爲
民天積貯爲民大命姑無暇遠引卽邇者扶風馮翊告荐
飢矣島艘塞馬告交閔矣有如萬分一轉徙之民枵腹而
待哺不逞之徒瞋目而語難長孺發淮南之粟而降人仰
塞下之供人所腐心莫厝者君不寬然應之有餘哉嗚呼
自干進之風熾任事之效微當官者徃徃有不屑之心視
其官如傳舍前者旣以遺之後後者復以委之前展轉相
仍坐待其事之自壞君旣奮身倡首而繼是任者不能續
其成或又從而墮墮之此豈復有人理也乎君名敦復余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鄉夏津人癸未進士三爲令所至有能聲而未調猶勤其
官若此其德量未有涯也余故因其請而樂書之

樂亭縣創建察院記

明鄒德溥

樂亭故鉅邑以弗當孔道交公署率圯隘弗稱間者島夷
蹀朝鮮天子惻然遣大臣提兵往捍之凡有事海防者悉
道出樂亭於是樂亭遂爲衝邑邑侯潘計之曰司理不授
館單襄子所爲識陳亡也吾敢忽諸乃請於兵憲白公購
阿寺廢址於縣治西營焉徼北而堂堂五筵顏曰運籌決
勝志防也左乃爲寢所右記室步出南四筵象舫而屋穴

牖焉兩廂其傍異而屬于寢又步出南五筵爲大堂顏曰
振揚風紀志職也堂之南爲臺翼臺左右而室各三筵步
自臺而南門焉蓋儀門也儀門之外爲大門則張左右翼
以示觀于構于飾于陶于冶悉廩自公不煩民給已島夷大
創去邑解嚴乃以間問記于鄒子鄒子曰察院故主貞度
觀風者也然茲署爲兵防始設姑以兵論夫兵以豫振以
果克者也易是必敗卽東征一舉以存世世貢獻之朝鮮
於義得先其未我犯而協朝鮮并禦之於計便顧衆猶或
然或否賴天子與諸大臣決筴督帥致果乃始折夷而殿

屬疆曩令駐兵遼左廻翔而不敢渡是示敵弱且益之氣也夫惡謂東蔽徹而任自完顧今誠勝矣然始而悻終而不無騷者無亦承平久而玩愒素也不然蠢茲小醜真操筆厭之耳何至煩天子與大臣鯁鯁動色四徵戎伍而後攘却乎昔周盛時寓兵於農寓武於文蓋比閭皆勁卒比閭之藏皆軍儲兪且野夫猶足任干城托腹心及至受命陳師則有壯猷之老虓虎之臣如雷霆飛翰不測不克茲乃所稱必勝之具與潘侯軫慮於館舍之弗肅以篋王使豫矣起而立營焉果矣余故因是以推論於兵筴俾嗣是舍斯者務先於計而奮於勇以無負聖天子長城之托且余所稱豫與果者微獨兵謀卽貞度觀風法亦如是蓋糾吏於其旣墮者不若格之於其未墮彼方觀指於我我導之善而開使自新能無祓志乎吏誠良卽我拂拂諸貴也必揚誠弗良卽我比比諸貴也必激繇斯以言夫振紀者乃所以決勝者與茲所爲兩志也潘侯名敦復字彥恒起家癸未進士山東夏津人

重修永豐倉記

明黎芳

鎮倉以永豐名由來遠矣我朝初航海以餉北平于時建

在城外規制闕鉅後徙城內制半之及罷海運而倉始廢
先是營路餉務咸隸于蘄筴雖長難及馬腹率病之世宗
朝歲紀闕逢下部臣議分置餉司一如蘄密是時計君程
復葺之倉之沿革具載郡乘者可考鏡已嗣是議者謂營
路業置倉而永豐如故不已虛乎遂議裁而倉遂傾圮過
半嗟乎此蓋計曉前者耳歲丁酉余銜命來計是鎮值島
酋猖獗需餉孔棘前部永春李公視篆東曹議開蘆浙引
凡二萬以佐軍興故事召商中納余上檄制府邢公撫臺
李公僉俞繕永豐貯之木石磚瓦藉資官帑工匠量鳩州
縣創造者凡十二楹補葺者凡十五楹新蓋碑亭二所大
門一座神祠官廳類皆脩飭之經始于丁酉之冬落城于
戊戌之夏甫及一週而廢墜煥然聿新是事也主裁則兵
憲蒲城樊公經制則管郡事副憲新城徐公而奉行之者
則盧龍葉君洎諸賢令也餉廳隨君新莅與有力焉願土
運商風習長盧不習浙引巧脫者觀望掉臂幾於苦窳余
數數請大司徒楊公方得允改而諸商始翕然樂就後有
繼此而開者其尚殷監浙焉役旣竣盧龍尹請記其事余
惟永鎮神京左輔也顧不重耶乃阻塞限海邊關禁制延

袤可四百里許且土瘠民貧夫以彈丸之區而襟喉三韓
擁衛都會其鄭重若此主客舊額數幾十萬而歲徵民粟
米僅四萬有奇止足支兩月士餉若遇海塞交訖徵調四
集旱澇歲儉民多轉徙當是時召買則室空如懸折給則
腹枵以待是不可深長思乎古稱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
謹衣裯言貴預也昔荆川唐公嘗請復海運斯說蓋自天
津出洋以達灤河海口灤達郡最爲省旋以臺議驚濤而
寢太守孫公亦嘗議通運河自王家閘引灤導青以入交
流進黑洋出大沽入運河以通于天津乃所勘議鑿鑿可
舉試一倣而行之則歲可省太倉十餘萬緡而水旱師旅
始無可虞矣無已則廣積貯平東警宸定請將新開鹽引
留貯永豐勿拘年例時其歛散易其陳新期以恤卒濟邊
是又常平之遺意也不然庚癸以呼而後謀及于憂必不
幾矣然則蓋藏之計顧獨可忽乎哉余黠謏代匱一稔將
半謬卒西秦慙無裨益行矣乃若爲鎮計久遠圖永利則
以俟後之君子董是役者例得次之碑陰是爲記

偏涼汀記

明丘 濬

太行西來數千里環帝畿而東又數百里散一支南出爲

平灤諸山灤河自邊塞迤邐東南行人平灤境始益大去
灤州城北五里許橫渡山下是爲編涼汀汀出衆山間據
川流之匯山之列其旁者有五若龍若楡若洞若紫金瓦
隴之屬參錯聯亘後視踞而龍蛇走其間林壑幽勝草木
葱蒨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澍若沮若橫若肥如青龍之
類下流背會膏黛渟而綺縠張其間鳧鴈翔集鱗族潛泳
是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鑿崖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圯
近時中貴人重爲修築然未殫厥美也及天順庚辰御馬
少監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爲圍門上爲新亭規制
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
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知永
平府事古相周侯晟按屬至斯慨曰是不可無記迺以書
走京師徵予記予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矚目
之頃可以盡得之奚用記爲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
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辱於□
□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其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貿貿
焉忘其爲華也久矣人倫日用之常尚不可得而有況有
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

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于此因
勝遊以恣竒觀可不知所自哉登茲亭也見行旅往來於
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於此或佃或漁而
遂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
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埃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
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知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斯亭
者其尚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北山神祠記

明朱 鑑

羅山之陽衆脉皆南走其一支起伏而東南約二里許又
蜿蜒而西南僅一里許結爲陵狀如覆釜厥土青黎厥草
暢茂乃其鍾靈毓秀于此而結焉者也自是而南地皆平
衍潦水迤乎其東潦江經乎其西陽山環抱乎其前東阡
南陌之參錯遠村近疇之聯絡雞犬相聞牛羊被野乃盧
龍第一樂土也先是有祠瓦木脫朽古杏一株踈榦少花
罹兵燹而禁風雨者不知其經幾變故鄉人且夕徃來其
下雉者獵者負者戴者遠而凝望心皆悵然至而顧瞻罔
不興懷余髫年時猶及見之今莫考其年代爲某姓名意
者昔在先民爲春祈秋報而建焉則斷乎無疑矣逮余僥

倖弘治己未科涖官中外殆二十年正德丁丑歲致政歸
田有時杖履散步徘徊故墟但見瓦礫半見於沙磧石峯
巋然于山巔祠之舊物惟此而已曩之朽林老杏無復餘
屑俯仰今昔未嘗不遲之嘉靖癸未秋北鄉舍餘王
宜輩謁余於桑梓下而言曰北山有祠歲久則頽勢使然
也我輩欲重建復敢丐一言以紀歲月余卽欣然而諾蓋
以敬神而有合焉不可以不文辭是歲孟冬工落成祠宇
一間深一丈廣九尺有奇高如廣之數中題木主四五主
五稷之神一風雲雷雨之神一山川之神一八蜡之神一
祠之前有抱厦四楹棟如之爲貯爐香火朔望展拜之地
祠之內東西兩壁加以黝堊繪以丹青象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除五穀草木山川風雲之外不盡焉山靈亦知余文
不流于俗也噫人敬神而知禮神福民而血食感登梁輿
思之懷遵春祈秋報之典是豈狃淫祠徼非望之福者之
比哉生於斯者覽余文而知其重修歲月鄉人姓名且因
以知祠之剏建不肇於今日而祠之修廢不能不望于後
日也

山海關天妃廟記

明祁 順主
事

天地間海爲最鉅海之神天妃爲最靈凡薄海之邦無不祀天妃者由其能驅變怪息風濤有大功於人也直隸山海衛去城南十里許爲渤海汪洋萬頃不見涯涘海旁舊有天妃祠相傳爲國初時海運之人有遭急變而賴神以濟者因建祠以答神貺歷歲滋久故址爲浪衝擊幾不可支而堂宇隘陋亦漸頽毀天順癸未太監裴公璫以王事駐節山海諭神之靈就謁祠下願瞻容嗟語守臣及其屬曰天妃顯應功利聞天下而廟貌若茲非所以崇明祀也盍撤其舊而新是圖遂施白金三十兩以倡於衆時鎮關兵部主事楊君琚暨叅將吳侯得各捐資爲助而凡好義者亦皆致財効力以後爲媿於是市材僦工擇時興役崇舊基而加廣焉爲祠前後各三間堅緻華敞足歷永久其像惟天妃因舊以加整飭餘則皆新塑者復繪衆神於壁間威儀踳踳森列左右遠近來觀莫不肅然起敬以爲前所未有也肇工於甲申年秋七月落成於是年冬十月衆以麗牲之石未有刻辭徵予紀其始末用傳諸後夫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以安生人者徵諸祭法於祠爲稱我國家明制度尊祠祀豈無意哉亦爲民生計耳嘗聞東南人航

海中者咸寄命於天妃或遇風濤險惡變恠將覆舟卽疾
呼來救見桅檣上火光燦然舟立定是其捍患禦災功罕
與比故在人尤加敬事而天妃名號居百神之上亦莫與
京焉渤海之廣無遠不通神之流行無往不在人賴神以
安神依人以立然則斯祠之建庸可後乎當祠成之歲居
其旁者厄於回祿勢焰赫然及祠上人遠望之見烟光中
人影上下意其爲護祠者旣而旁居蕩爲灰燼而祠一無
所損向所望烟中人影皆無之乃知其神也噫神之顯赫
不可掩如此所以惠福予是邦豈淺鮮乎哉順旣叙其事
復作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歌以祀云其辭曰蒸璧兮款
房辛夷楣兮蘭檠桂梁雜芬菲兮成堂神之奠兮海旁吉
日兮將事女巫紛兮至止蕙備蒸兮薦芳醴衣采兮傳葩
以參差兮舞娑娑神不來兮柰何輕風颭颭兮水揚波神
之來兮容與載雲旗兮駕風馭霆成再拜兮傳神語旋焱
不流兮使我心苦神廟食兮無窮神降福兮曷其有終海
波恬兮偃蛟龍弭恠雨兮驅暴風災沴弗作兮時和歲豐
人有壽兮無瘵痼永世不磨兮神之功

釣臺記

明倫 浹

平郡山水隩區西南二十里爲釣臺山名初不載郡志中而築臺以栖自侍御韓公始公素好山水雖身歷宦途常願得一丘一壑栖息其間卽微天幸而佚我也何必策驄馬日遊長安市耶於是請告以歸而卜幽勝之處乃得釣臺山茲山形從郡城東平山逶迤而南爲南臺又南爲虎頭石連亘數里爲安樂峪曲折而西則爲釣臺山東西橫峙面北下臨河河固濼濼二流交會於虎頭石下南流夾雪峰直抵安樂峪之崖折而西流二百步許其上爲臺臺上有石磯石傍突起孤峯觀者當碣石云由石磯東上文餘有小巖蓋舟子停泊之地稍西十二丈餘有複嶺可置杖屣卽公所號爲臺者因而廣除東西濶十餘丈南北半是鑿石層累之以爲基高三丈餘由基東橫築一壁壁間設門入門有巨石蹲踞可當屏由石右轉西向又一門入門北轉則履臺之端平處北面直承而上構七楹小軒其簷宇飛覆臺之外中三楹向北牖啓扉下瞰河西二楹爲庖湏東二楹貯器用各分壁界門竇軒內敞豁南距數武架樓三楹樓東西各翼一小閣樓下中半爲堂東西各一室爲寢榻堂中設屏由屏後躡梯東上則爲樓上層北面

周以欄檻憑眺則連郡山川與夫烟雲林樹一覽在目樓
後基址漸高卽山爲壁東西濶數丈南北丈許西面復繚
以垣上接山阿下接軒之西簷循南崖而東上峻嶺十餘
丈有一洞懸壁自洞還東出有石階下出門卽所升入之
門蓋周圍曲達如此連山上下樹松千餘章蒼翠可愛然
自河下升臺路皆崎嶇不易扳躋於是爲砌磴凡三轉折
共得九十階以白石爲之拾級而上英英若白雲梯梯下
盡卽渡河北岸有護沙圍繞又北上二三百餘步有團巒與
臺對峙踳踳如龍堪輿家言此地脉靈秀亦自西北而來
臨河結聚東則安樂峪西則灰山相向拱抱最爲吉壤公
修爲宅樹松數百鬱鬱葱葱如列畫屏向後北轉則此
山之拖尾也多五色石絢若錯繡逶迤而北三里許則爲
雪峰峯之對面高嶺處又築一臺與釣臺南北相望曰釣
雪臺嶺東西原有樵逕崎嶇不可置足自卜築釣臺因闢
爲馳道北面臨淵欄以石壁輿馬往來經行宛在雲路中
由馳道西下轉北雪峰之西岸爲張家村有腴田置廬治
穡事以贍家之食指雪峰之東南下渡河林臯鬱然爲宣
家村別墅田二百畝計歲入以資釣臺繕修之用是皆綠

建置後所增設者蓋臺之經始在萬曆丁亥閱幾稔而後告成其諸次第修補不悉記姑記其畧如此韓公名應庚字希白別號西軒萬曆丁丑成進士初授彰德府司理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巡甘肅山東自歸隱七徵不起稱釣臺山人云

殷訓導先生名宦記

明王世貞

蓋猗蘭困於谷風雖死不改香亡何而馬渤陵之在下難振哉有質樗櫟鴟鴞上托狐鼠下族然得謚爲昂霄之雄仁義附於高位余竊甚卑焉迺若在下而振彌久而聞此非特其所寄殊也厥亦有至質矣余日者察獄燕趙間聞則以祠考循良吏故實其祠類多二千石不則千石亡下者退而見其父老諸儒生難之雅未有以舉也是亡論其甚徃縣邈卽能及其身耳目睹記亡稱焉於乎非名實相左謬鑿然耶又東游永平永平爲古遼西地不佞蓋徘徊於離枝孤竹之封攬先民之遺致庶幾哉有所值而不果迺其父老諸儒生稍稍有能言其宦之良者不言二千石銅艾厯言殷先生殷先生爲訓導秩百石至卑小也又天順成化間人非及父老諸儒生耳目胡以稱哉父老諸儒

生更起難言使者胡難之易也吾非能識殷先生貌作何狀與官所至第吾之大王父行及事殷先生者家說輩臆以故畧得之而先生行於養母事尤著始母來就先生養也天大雨道泥先生徒蹠泥道中扶板輿諸門人人徒蹠泥道中從矣母性喜食魚會灤河魚美而河水旱無魚先生旦必衣冠河傍拜且禱也亡何水驟溢得魚取以食母迨而今鄉之人闕供者輒詫謂兒曰惜女不習殷先生拜禱耶而先生故以三禮取高第諸亡能爲三禮言者先生晨夕誘誨之至捐俸爲油楮費束修以上未嘗不諄諄

也永平家挾三禮青紫比比三禮之傳永平自殷先生始余起謝父老諸儒生審如公等言是不當祠殷先生耶蜀之有文翁蓋天壤相蔽焉大要前用殷先生法也夫殷先生不及身後必有顯者及余卒卒罷察獄還治兵山東從今國史檢討正甫游因得聞正甫之先仕嘗至德審理相德莊王有聲不知其爲殷先生也以姓故語及之正甫大驚曰吾不足以辱先審理後待罪太史則不知先審理之教永平若是歲餘而永平守紀君使來言其前守李君爲殷先生入祠狀良悉且謂余記之夫二君子其猶行古之

道也夫徵衆公也逮卑義也追遠仁也假令殷先生婁起爲九卿生赫然祠矣烏能歿而貽父老諸儒生口至今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然則不難正甫乎誠不欲令以正甫故揚先人名又詎宜以殷先生後故掩賢者二君子之爲永平而已矣殷先生諱衡武定人後遷濟南李君名遜今爲廣提學副使紀君名公巡由給事中遷

忠烈祠碑記

明劉景曜

兵備道

古有祠今無祠古之祠有功於民者祀惟謹否則必其有關於教化風俗而其人雖死猶生者也故其祠常少而皆足垂不朽今則大都取媚生前已耳時之不古若也卽一祠已不勝升降之感者矣永之有忠烈祠也科正李江爲唐程焦三公而建者也三公當口入內地能從容就義視死如餌忠烈凜然如出一轍夫名城失守人方肉袒迎降貪旦夕生而憤不顧身如三公者何可多得也哉唐則先令舉家自焚因謂左右曰吾死之後亦焚吾屍勿中口毒遂更衣西向再拜自縊程則拔所佩刀自刎不死令家丁斷頸衆皆涕泣勸慰程髮裂眦復起自殺焦則持長矛血戰死鋒鏑下骸骨竟無人收噫亦烈矣哉李子捐金四

十募三十為之立祠於武學戟門之右隙地而又還贍田
 四分之一以永厥祀誰謂今無祠哉唐公之靖古越山陰
 籍以會舉第二人官武學科正程公應琦與唐同邑以武
 闡三捷任道標中軍焦公慶延盧龍世胄歷營路叅軍不
 佞感三公之忠節多李子之義舉輯其事實姓名勒之於
 石以識不朽因為之辭人之有生百歲為期其何不樹以
 止於斯三公臨戎名城報破琬琰俱碎聲名並大萬禩傳
 流芬芳遠播有盡者形不滅者心今之視昔後之視今落
 落祠宇以軒以豁孤竹之墟高風可掇

國朝文

奏議

請頒賦制裁衙蠹疏

兵科給事中 劉鴻儒 遷安人

題為速頒賦制以慰民情嚴裁衙蠹以除民害事竊惟
 盛朝創典之治惟安百姓為第一急務安百姓惟輕賦徭
 革積害為第一急務我

皇上定鼎伊初卽

頒詔賦徭經制照萬曆初年愛民之心

可謂切矣治國之急務可謂晰矣天下無論老幼賢愚聞
 綸音而懽欣鼓舞以手加額曰今而後始得出水火登衽

席矣其望經制之定也唯恐遲一日不獲受一日之福及觀順治二年徵納之數較明末之分數不減且增嗚呼賦徭之重追比之慘至明末極矣無以復加矣而今復加焉兵火餘生其堪此耶向之懽欣鼓舞者仍變爲慘泣愁呼矣卽今清核賦役 聖旨業已申明第念元年之

詔至三年未見施行而三年之清核又不知何年何日可施行也臣請一面清核一面申飭有司務要照萬曆初年催徵不得仍前模糊視爲故事也然衙蠹不革弊孔百出卽賦輕而私索之害無窮州縣六房書吏之設其初每房

一書一吏而今增至八人十人不等朘民膏以供已竊官銀以肥家或新任官質樸慈善事體未經歷練者鮮不爲彼所欺甚至書吏揮指有司唯唯加以如狼似虎之皂快肆行民間所以良有司不多見而民情恟恟也臣請 嚴勅該部申行州縣一切書吏皂快止照舊數簡選備用餘皆卽行裁革是大爲民間去一毒害也斯二者乃安百姓不可緩之事百姓安則人心固人心固則盜賊自息太平立致久安長治之道端不外此臣蒙 恩拔耳目之司民間利病敢不披肝瀝膽繪情以陳乎仰乞 勅部施行

明白回奏疏

兵科給事中 劉鴻儒

奏為遵 旨明白具奏事臣於六月初十日具有速頒賦制以慰民情嚴裁衙蠹以除民害一疏奉

聖旨明季加派錢糧恩詔內已盡行蠲免這本說順治二年徵納之數較明末不減且增是何地何官係何錢糧或本地私徵或部文多派通著劉鴻儒明白具奏毋得含糊有司衙門吏胥人等額外多增的盡行革汰違者重處該部知道欽此臣跪捧莊誦之餘仰見我

皇上暨 皇叔父攝政王倦念百姓精心賦制弊必詳其實言必採其真也臣係遷安籍而遵安催徵之事臣知之切見之真敢不實為

皇上陳之遷安自明末之時每丁起銀下下則二錢下中則四錢每上地一畝起銀七分有奇百姓莫不稱苦而逋欠甚多至我

皇上恩詔下頒蠲免之令臣等查得舊時每丁起銀五錢糧之減半也乃所徵之數每丁二錢者加至三錢六分四錢者加至七錢二分每畝上地加至八分二釐有奇如此可謂照萬曆初年乎不照萬曆初年乎臣草茅中見此增加之數不勝驚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惶駭愕茫然不解何故且本縣縣驛已裁民壯已裁損夫
已裁只此三項便當裁許多錢糧又何為如此加多也臣
愈不解也况 恩詔初頒昭若星日赫如雷霆尙不能行
之近京之郡縣如沿而至於數十年之久或千萬里之遙
其所為增加科派又不知幾何矣臣見遷安一縣如此則
一府可知一府如此則天下可知所以痛憤激切而有速
頒賦制之請也仰祈 勅下該部詳究增加原故係奉何
文仍 勅巡撫監司徹底清查應蠲免者毅然蠲免庶不
致上有輕賦薄徭之名而下無輕賦薄徭之實也謹具

奏聞

請更定鹽法疏

戶科都 給事 劉鴻儒

題為畿東行鹽之法未善請 旨釐正以資民用以無損
國課事臣竊惟鹽政之設因民生日用之需取天地自然
之利必使上能裕 國下不厲民始堪為經久不易之策
也如江淮諸處水陸四達產多食廣商人資本富厚招中
銷引自屬成法惟臣鄉永平所屬州縣地方無幾食鹽止
取給灤昌樂瀕海諸處產亦無幾惟產與食一隅亦自相
準自明季 清初以來行販流通郡邑悉地方有司給票

收其正稅禁遏私販名爲包課而課亦不至失額民頗便之忽于順治四五年有等無籍棍徒規時射利亦借納銀銷引之名投認鹽商力承課稅所司自易信從一自納銀之後遂于每州縣居要地方各張鹽店一區行販悉行禁絕小民居止不齊卽有買自隣近店中者亦坐以私鹽首告胥遠近而惟一區是資已屬艱苦况其以扼吭自恣價憑自定數倍于昔至于升斗抑勒尤難悉狀以致民間咸稱不便怨讟叢生至有寧甘食淡而不肯一窺鹽店者矣如此專利病民卽使國課足額已非善計乃諸人本屬

赤手貧棍實無蓄貯多鹽可售不過初由借債以支撐意圖取償于重價然價旣騰踊買者自少所謂貪賈三倍勢所必至也及于年例應輸額課依然拖欠封納不前竟至公私交受其困矣平時有司以承課有人不復管理及至銷引不及納課失期復以干已考成從而爲之代納則其累及于有司者又如此昔人云塞人之養而隘其途猶云將以取利也今此一事而上下咸屬不便乃爾則將安用此坐店之鹽商爲哉臣請勅部察其積弊將畿東鹽店商人盡行裁革所有當發額引仍責令有司支領給票通

商禁止私販務俾正課足額而民間亦不致苦窳庶公私兩便之道也此事止一隅似屬細故以臣鄉見聞最真不敢不以上聞如果臣言不謬祈勅部議施行

請復教職疏

御史 胡三祝 郡人

題爲教職請歸歲貢改授概宜停止伏祈 睿鑒採擇以培士氣事竊惟教職一途其官雖小然而師儒之席風化攸關非得明經學古之儒未易勝任在昔教職惟選歲貢而恩援不與焉何者以其白首窮經閱歷風雨晦明二三十年之久不過困於時命而不獲一第於是朝廷憐其才

而悲其志授此寒糶一以軫念苦功一以風示來學原係培植人材至意初授之日止選訓導後有薦舉者始陞有司其他至於教授而止不意數年以來舉人之考教者成風進士之就教者接踵夫進士高捷南宮各有應選之官縣職乃其本等因其不勝民社故願就閑局耳今進士就教者俸滿又轉有司不如不改之爲愈也况進士多得一缺則歲貢少得一官矣自今以後進士改教永行停止可也至於舉人登賢書而宴鹿鳴 國家掄才大典何等鄭重無非欲拔錄真才以濟時用今九卿之中濟濟班行未

嘗無人請查

世祖皇帝揀選成例速爲舉行考教之說並行停止可也又有說者各省教官各選本省人地相近與州縣有司背離鄉井千里間關而身陷瘴癘之域者原自不同又何必分別邊俸腹俸請照俸次一例陞轉且進士舉人除授教職其銜俱有署字顧名思義其非應得之官可知今見

皇上酌復舊章直省歲貢已遵

世祖皇帝之例准其照舊自應留教職一途以爲歲貢之路彼進士舉人似不必與區區歲貢爭此雞肋一官俾明經

學古之儒蚤邀一命之榮以酬其屹屹窮年之志一舉而三途皆通其以培人材而勵風化非淺鮮矣臣芻蕘末議有當與否伏祈 睿鑒採擇 勅部議覆施行

記

重修清節祠記

郡守 彭士聖

祭有十倫非求福也先王神道設教立學禮先聖先師虞夏殷周則以舜禹湯文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者爲先師漢高雖祀孔子大牢先聖先師號尙未正至安帝始隆闕里唐武德中釋奠太學猶以周公爲先聖太宗用房

立齡議乃停周公升孔子以顏淵配而先聖先師始定其
後天下學校並祀名宦鄉賢諸凡古聖先賢忠臣義士節
婦烈女亦得備祠于里蜡祭報神漢儀猶曰報諸鬼神及
古聖賢之有功于民者也迨二氏教興倡以禍福動民愚
夫愚婦惑資冥福紺宇琳宮侈極金碧反將膠庠古祀茂
草荒烟希福闡正俗使然矣永平屬古孤竹採薇二子起
商季遜國叩馬清節萬古爲昭上而孔孟亦稱曰賢曰聖
且推爲百世師是夷齊已在先聖先師列雖不能如孔子
崇祀天下學校而祀諸宗國今清節祠留洞山之陰俯臨
灤水當與孔子闕里等固不僅若他賢尸祝于鄉而已予
壬寅來守春秋例得率屬致祭是夏相國范公承祀

祖陵東旋追陪清風臺上紀之以詩目擊祠圯實維有司咎

祀不祀固無與于二子而稽自漢熹平五年已有祠唐天
寶七載祀義士八人于郡縣崇祭則自此始宋大中祥符
四年曾訪廟遣官致祭清惠仁惠諡號則封于政和三年
進侯加公則更于元至元十有八年至順元年頒廟額曰
聖清古廟久廢會移于郡城內東北隅爲明洪武九年郡
丞梅珪所建未幾復廢景泰五年郡守張茂乃重建于孤

竹故城成化九年郡守王璽請于朝賜今額御定祭文詳載元中丞馬祖常明學士商輅兩記甚著弘治十年郡守吳傑重修有行人張廷綱記之嘉靖二十六年郡守張玘重修規制大備有侍講袁煒記之四十二年備兵使者溫景葵始于廟北隅隔河建孤竹君廟隆慶六年郡守辛應乾萬曆十一年兵備雷以仁郡守任愷二十七年郡守徐準曹代蕭等皆經重修代蕭且復同給諫白瑜輯夷齊志嗟夫首陽一餓民到今稱臺城同此一餓尙肯捨身同泰未聞頂禮先世餓夫乞衣鉢斯民之不遑從事于茲又奚足怪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狄仁傑奏廢天下淫祠吳中止存泰伯季扎四祠如泰伯季扎者議廢所不廢夷齊有功世教惡可聽置俎豆不光爰謀諸寮屬咨于士民積黍爲銖延至甲辰夏尙未及千金待鳩工庀材卜吉啓土不期大雨灑漲平城道沒弗克往又越月餘水退口外衝入木植集廟下有如夙購伐至計獲命工度之已贏止需磚瓦灰釘並匠作食用因以所募金雇濟俾盧龍李令守掌擇鄉耆督工經營論廟制規模弘鉅非數千金不可用力少而程工易所

賴浮木居多時會相值似亦有神助云是役也工肇于康熙三年甲辰夏閏六月至十月終粗完沍寒暫綴越明年乙巳春融加以丹雘四月既望迄用告竣門樓殿堂臺廡庫厨齋房咸撤易煥然一新其孤竹君廟就毀恐墨台父子異視未安且于孔廟啓聖祠意有戾矧茲土實此君舊服是應相繼修復徃雖有廟戶恒別處朝夕不之顧尙或利其木石而反侵損之舊存地籍固可考多被隱佔清出擇僧居守本不宜用浮屠藉司香火歲以租供祀事並食之庶不致斯廟無守而仍爲曠廢也予乃進邦人而告之曰爾思享福曷若遠禍禍幾實兆于爭止爭莫善于讓爾邦人噓被其清風已久今新其廟歲時伏臘瞻拜其前仰而思爾邦之前人爲子如是爲臣如是爲兄與弟又如是卽當自審爾宜何如爲子爲臣爲兄爲弟縱不能比節致謹而試先師其讓始而雍容于門內繼克此操于鄉黨朋友之間無不以遜讓相期廉隅共砥自然訟獄衰息室家和平內侮不生外患不作于此鼓腹康衢優游盛世以載揚神休誰謂祭不獲福

重修中心臺真武廟記

通永 錢世清 錢塘 人

郡國之有鐘鼓必建麗譙以居雖按時考擊其用止於晨昏而爰古出作入息之義抑亦治道所由關也 國家發祥遠左定鼎燕山北平介在孔道龍沙曲抱灤水迴環南臺拱其前紫塞護其後實東西二京一大都會也使無飛樓傑閣崇祀神靈於其表何以仰迓天庥俯控地勢以作鎮一方哉郡故有鐘臺與鼓樓相邇名曰中心岩堯百尺俯臨巷市每至甲夜其聲噌吰鏗鞳與靈鼉互響啓聾俗以警旦明焉中規爲廟以奉真武歷考前代或降璽書或賜玉冊諭有司春秋肅拜壇下而此邦爲尾星分野上應斗極例得祀之右有文昌閣瑞靄飄飄令人作天際三台想余乙巳蒞任後朔望瞻拜眺望城郭山河參差在襟帶間喟然嘆曰有是哉臺之勝也無何有竊飲于臺者遺燼廟爲之墟余懼勝迹之湮廢無以光前而照後謀鼎新之顧工料貲費逡巡未果會有空屋數楹捐一年俸購之僚屬慕義一時金錢略集爰撤故就新廣兩楹而四之自戊申秋迄小春不煩公帑民力凡三閱月落成其指揮董率則衛守禦盧化鳳力也所可異者北平地苦早寒至秋土輒凝沍手龜水凍於以繪塑實難而是歲風恬日融築場

之月益如春温金碧五彩維所塗飾於是帝容睟然玉座
之表豈非是憑是依用福茲土之明驗歟余固服習文教
而家世奉真武釐其靈蹟莫著於武當遂額爲武當別院
從所專也夫閻伯嶼領洪都聿標滕閣庾亮鎮江夏並建
南樓昔人麗矚江山類多名構矧望海臺遙盧龍塞迥增
築勝地以鞏神臯俾閭閻之衆安其出作入息躋風俗於
康衢固治道所觀成乎後之君子保障此邦毋使狂客荒
茲淨域以時繕完罔或失墜魏乎此臺永鎮北平是尤余
之所禱祝而求者是爲記

重修永平府文廟記

順天
督學 吳國對

北平負山帶海稱燕冀神臯屹然一大都會也考古爲用
兵之地漢太守李廣以神勇著下此兵興之事史不絕書
今天下中外一統人民樂業聖天子右文崇道弘獎儒術
多士蒸蒸向風漸摩於道德仁義陶淑於禮樂詩書蓋三
十餘年於茲矣比年以來水旱頻仍稍稍失所太守三韓
常公甫下車卽徧訪利弊問民疾苦閭閻瘡痍引爲已疾
其間釐剔振興有關民生者善政不一而足乃先則謁文
廟而慨然曰今天子豈第作人惟此爲興賢育才之地士

子朝於斯夕於斯誦法景行而頌令廟貌之頽圯閭沕弗
章其何以遵聖教而勵儒修也然當此十室九空之際下
竭民力浚民財以傷吾休養百姓之意則大不忍爰是捐
俸庀材給貲鳩工經始於康熙十六年正月望日落成於
十一月朔日殿庭巍巍廊廡峩峩輝煌璀璨煥然一新於
前另建書院其中大庭三楹左右環以號房十二間庭後
正房五間東西廂房四間爲諸生休息之所庭前設照壁
坊表以界內外大門與週匝墻垣及厨爨等室以供諸生
月課肄業又前此未有余以試事至謁拜畢進諸生而勗
之曰爾知二千石葺廟意乎爾俗剛武雄悍思以柔之狙
詐剽黠思以誠之其或輕浮躁淺董之而進於莊鄙樸固
陋飾之而澤於雅非聖道不爲功是故他務未遑而汲汲
於此吾於此而知太守之能重文也能敷教也能體聖天
子豈弟作人之意而以興賢育才爲首務也能以先師之
道德仁義禮樂詩書漸摩陶淑於斯民而令父兄之教必
先子弟之率必謹其用心厚而嘉惠於爾多士與斯民甚
深且至也異日考多士之蔚興大則棟梁舟楫爲邦家光
次亦孝弟忠信篤尊君親親之誼化行俗美比戶可風自

賢郡守始之而成之矣推此以治一郡而一郡理以治天下而天下理而猶慮文教不敷太平不可坐致也又誰信其然哉余顧而樂之遂援筆而爲之記始其事者卽太守常君文魁因其事而共勦則郡司馬鄭君四國州守灤州馬如龍縣尹盧龍呂憲武遷安張一諤撫寧劉馨昌黎陳邦齊樂亭于成龍永平衛守備杜進梅山海衛守備王天福至督修生員楊新鼎例得並書

重修永平府學宮碑記

左史
御都劉鴻儒

教化者制治之本也學校者教化之原也苟使在位者由學校起教化由教化得制治能令人文蔚起喁喁向風卽龔渤海趙京兆當俯而遜謝之況學宮巖地先聖先賢巍示之所博士弟子員講肄之區郡守邑宰諸公瞻侍之域而顧與荒烟叢草敗址朽楹日相尋而莫爲革整當亦昇平之世所最憾也北平爲畿東名盛之處山水滌滌帶先賢墨胎氏焜耀千古其間文人粹士接踵歷代而建學于城西北隅規宏而制偉數十年以來兵燹洊加榛莽之所蒙塞荆棘于焉蘊崇遂至殿廡堂奧之間椽毀而瓦遷守令諸公若與我絕不相屬者會我公祖常公守茲邦綰綬之

始卽汲汲以整理澤宮爲已任進屬吏鄉士大夫而諮之
咸樂輸恐後鳩工庀材度越前人拆正殿而新之輟彞堂
而構焉一椽一礎變腐爲燦棟宇節椽麗若妍明門之外
有兩坊芟其朽而更奠之易柱以示別坊之內有木柵改
以石垂爲可久鏤碣蕃穢環以松翠森蔚周匝望之巍然
猗歟盛哉余于是取公祖之知治要而崇先務也夫梵宇
道院所在多居名勝地郡邑大者百餘所小者亦數十所
商賈婦子願施而不倦莫不塗朱堊碧照耀瞻眎獨至于
學宮每郡邑僅處其一兵興以來大半鞠爲茂草頽垣破
壁先聖先賢棲於烈風霑雨之下而莫之或恤問師儒而
師儒無其權問友宗而友宗無其意是正學彞統反不若
二氏足炫愚罔也惟我公祖常公以文章理學表爲經濟
能使墨吏解綬豪氏怵息而敦崇大體首力學宮上以承
朝廷右文崇儒之至意下以鼓士子讀古明道之決心前
以接昔聖昔賢茫茫未絕之統緒後以啟十數百年十數
百處遙遙無盡之人材雖華縟而不以爲侈雖煩重而民
不告勞致泮林闕宮之盛再見于今日再見于此邦雖古
名公卿孰能絜隆於公祖也哉夫天下者郡國之積也郡

國者州邑之積也使撫茲六屬曉然知公意指之所在則先其教化後其刑罰者擊節廓蒙學者歸嚮率鄉曲之原慤者群而敦詩書明正諛力田孝悌之風爭自濯磨民有不畏桁楊而畏清議不矜智勇而矜名檢者矣昔文翁爲蜀太守置學宮數十區以教養士子而蜀文彬彬始盛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至學宮而後至傳舍古今賢太守其識同力同而經緯亦同也余游學宮聯觀焉既有慨于昔因有快于今快于今故記之記之以風天下之凡爲郡守如我公祖者

新建北平書院志

御史劉偉

灤州人

稽古致治之本首重於人才風俗以之而肇教化藉之而興天下待之而理豈不重歟雖然作養無術則人才終莫能振也丙辰歲暮上我常公來守斯邦斯邦本一疲郡也民苦瘠土賦重役必且當東西衝繁簿書鞅掌卽有非常之才恒虞調劑之不遑安望餘力以作養人才耶若我公者甫下車未幾而政事畢奏卽觀風課士修舉廢墜重修文武兩學浚有作卷人才之意矣於謁廟之日見非農非士環列於前卽詰之曰吾青青子矜也歟咸應之曰唯唯

嗟乎青青子衿何乃 衣冠狼狽至斯哉夫衣冠狼狽至斯
遑問其詩書乎詩書不興人材何由而作爰是經營學宮
前隙地堪爲絃誦之所苦於狹隘買近居民房四間空地
一段方稱斯院不擾民力不動公帑大捐巨資公每省試
幾費心裁命生員梘新鼎督監不月餘構成講堂三東西
書齋十二後肄業正一房五廂房四廚房二中門大門共四
內外牆壁莫弗嚴密又建木坊設以廩餼延乃師儒無所
不至卽菁莪樸棫之化不過是矣吾徃而觀焉竒哉斯院
耶外瞻之高聳層臺巖然壯觀進視之曲折周匝幽若仙
景不覺喟然曰幸乎北平之書院可於江西之白鹿比隆
俾吾末士子入斯院者必致其知必力其行學成孝子學
成忠臣異日掇科甲紆青紫龍見豹變蔚然彙起萬古千
秋孰不相傳曰非我公之作養人才而然者哉若後之君
子繼公以行則末之人才有盛而無衰也不然燕朋昵師
虛糜歲月卽當幡然而逝不可一日污此地公三韓世家
也名文魁號獨占字月生戊子貢士並書以志不朽云

重修武廟碑記

淄川 程觀頤 山海
令 人

北平古多豪雄激烈之士產斯土者類皆智勇自命氣習

使然也苟建學而訓練之均足備干城之選故自明隆慶間劉公應節視師薊門上書請立三鎮武成王廟振武功以儲將材永平其一也則武學之建歷多年所矣第天下事有創之者必有繼之者然後其事可大可久而不至於廢墜自鼎建以來前人力而興之後人習而安之悠悠忽忽視爲故事官如傳舍民如蓬廬不復有問創學之浚心者以是自萬曆二年重新之後迄今百載修葺罕聞竟使殿宇就傾廡廊告圯鳥鼠虫蠹居其室荆榛蕪莽鞠其庭敗壁頽垣風雨勿蔽木主散失神怨神恫何以崇享祀而作士氣乎矧我朝廷定鼎燕京震威殊俗文武並重講閱獨勤所謂振武功以儲將材誠不可一日廢也顧欲儲其材必先謀其本武學儲材之本也有其學而後簡閱者于斯講讀者于斯由鷹揚而秉鉞者于斯則後此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無不于斯也武學所係大矣庸可聽其廢墜邪是望於新之者甚急幸而三韓常公來守是郡甫下車自問疾苦察利弊而外卽以振興教化爲已任爰捐資首新文廟建書院以崇文化方告成而復有再新武學之命力有弗逮則進都人士及新補博士弟子員刀勸而輸

之爰是鳩工庀材擇人任事爲大殿者九間兩廡者十間
戟門之爲間者二忠祠之爲間者六儀門之爲間者亦三
以及明倫有堂讀書有院各三層焉櫺星有門儲將毓英
有坊凡三座焉至於圍牆四週石碑一具無不次第修舉
越百口而竣厥事傾者植圮者立缺者補廢者興煥然一
新規模弘整倚歎盛哉由是而多士簡閱有其地講讀有
其資薦揚而秉鉞有其兆運籌而決勝有其養矣甚哉公
政之善也能儲材也能謀本也殆上體聖天子崇文右武
之盛化而爲此可久可大之業也公爲政之深心類如此
以眎昔之人以官如傳舍民如蓬廬者不徑庭若耶爾多
士能承公志而勵厥功精厥藝繇是而秉節鉞勤旂常報
朝廷以垂竹帛爲斯學光始不負我公修學之深心云爾
是爲記

新建八蜡廟記

郡守 常文魁

按禮經云蜡祭者有八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農四曰
郵表畷五曰猫虎六曰坊七曰水庸八曰昆蟲斯皆苗之
神國家之豐亨闢焉生民之憂樂繫焉故昔天子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緣仁之至義之盡祭之以報神功

乎余丙辰歲暮來蒞茲土越明年丁巳歲旱秋七月有報
蝗蟲西至豐潤縣者蔽天東飛黔黎驚悸笑笑感傷遭此
蟲食國賦無出饑餒難當余聞而嘆曰天降斯蝗實我不
德卽用剛鬣柔毛率闔屬官生商民迎祭於八蜡廟之神
前祝曰惟神最靈祈護群生五穀嘉禾萬物性命惜斯性
命風逐雨迺倏而北飛沿邊遠騰遂不成災未屬豐登豈
非神靈之默祐維護而然耶觀其廟宇狹隘余與官生商
民共議廣袤故經營斯地斯地原文昌移建遺基山環水
旋精秀難摹宜可建焉余先捐資覓匠鳩工每親省試官
生商民咸爲樂輸不踰月構成正殿三間兩廊六間茶房
四間戲樓墻垣繪事丹漆燦然一新甚勝觀也庶可以報
豐功厚德於萬一耳茲廟旣竣妥侑神明恒格享祀斯郡
維康千億萬年勿遭蜾蝗勒石以銘用志不忘

重修龍王廟記

郡守 常文魁

余丙辰歲來守永郡明年丁巳春旱祈雨獲應越戊午春
旱甚祈雨又應連年豐稔固 朝廷之福實亦龍神之力
所致也詎已未夏初旱虐異常草枯地赤我

皇上愛民如子焦思亢旱諭禮部府尹禱雨郊壇又躬率大

小臣工步禱真堯舜復見於今矣余仰承君命俯膺民社
敢視爲膜外乎卽設壇于八蜡廟率屬員紳士日祝神前
夜宿齋壇至三日竟不雨轉而思之易云雲行雨施盍於
龍神是求詢之耆老咸曰龍王原有專祠在南山之麓余
卽跣足趨謁見敗殿孤存神像頽圯考其殘碑廟建於明
季弘治十一年盧龍善士李綱創正殿三楹谷冕添建一
廈後正德元年孫讓增一香亭至萬曆乙卯重修而擴大
之緣歲久坍塌於是跽而祝曰天地好生苗鬪民命惟神
有靈來朝降雨余當聿新厥祠永祀香火及暮陰雲四佈
大雨滂沱噫嘻龍神之靈一至於此是神之無爽於余余
何敢爽於神乎爰不惜罄囊鳩工備物不募一文不派一
役舊向西北卜改南向構正殿三兩廊六以及大門戲樓
齋室茶房煥然一新又中立牌坊以肅威儀旁列碑亭以
志歲月廟外西北隙地圍以垣繚仍築舍三十餘間招集
鄉民居住以克廟戶又置近廟民田八十餘畝印契存廟
以供神前香火之貲費且資廟戶焚修之廩糈內而神像
莊嚴上而殿宇巍煥外而廬舍鱗集雲山環拱灤水紆洄
斯廟之悠久可期萬禩矣余泐石以志非示功也願後之

君子景此靈應接踵以修庶幾垂之弗替云

重修榛子鎮公署記

范縣人高輔辰

灤州人

北平之西一百一十里至榛子鎮堡係薊遼孔道舊有公解備冠蓋使者行臺自經兵燹鞠爲瓦礫四壁僅存甃售民居數楹爲星輶停驂之所而行址淺隘庖湍弗備庭中僅容旋馬一遇卻薛重臣啣命乘傳留犁徑路之旅駒駉駿騎動以千百噉計勢須芻秣於市衢不足壯皇華四牡之行色也太守常公以醫閭異材麟符竹郡行部鎮城思惟卜繕舊基建署庠舍斂塞墉堵以肅門闌計其費匪土

不堯匪木弗植匪工弗僇匪粟弗給也謀之州大夫馬公不藉一民不牒一物出其俸緘規度前後作屋三間用棲紀綱圉人之地自兩廂以及臺門鱗次櫛立塗茨維新構居停以避風雨崇戶垣以代榱桷俾使星鸞軌之臨憇郵亭而安信宿磬控驕驕之後獲居處而謹藩籬非太守大夫減儻垂橐之經營舊館茂草之區不幾廢爲甌脫哉倘繼來州綬但慎葺宮墉無忘補飭則今日太守大夫締造之勞嗟予勤其有念哉是不可以不紀歲月也敬珥管而勒諸石云

重修啓聖宮記

灤州

高輔辰

治統開於唐虞地平天成璇璣七政而天事已畢道統惟成湯始肇聖敬日躋一時伊訓虺誥啓萬古性道之學以人文化成天下也神明之胄衍玉筐瑤臺之瑞傳錫姓三命之裔至鄒大夫叔梁紇始誕生至聖爲百世師明初封啓聖公配以顏曾思孟從以程朱等之父祔祀明禋前守劉公體元擇宮東巽方朔建專祠以隆蠲儲歲月遂遐繼經兵燹鞠爲茂草矣春秋有事於俎豆僅綿蕞蓬圍麤了几筵聞之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况崇宮綺殿旣奠先師而

顧瞻聖父露棲不幕非所以宴娛冥孝妥侑嚴靈也大夫馬公拜而興嘆念時詘難以勞民首相俸縑以倡紳士而身任其費十之七聚焚榼拱栢之材堅甃螻灰之具咸羅於公廡目綜心計焉梓匠傭直聖發應時丹髹從質旬月而厥工報成博士弟子員於落成之日尊酒勞大夫曰百年漣圯之宮楹鳩僞鼎建實創始非因舊也聖父寢成新廟奕奕先師陟降在其左右惠於宗公神罔時恫大夫之功作之屏之當與奚斯閔宮之什竝聲之筦絃而壽之金石是不可以不紀也時歲次戊午知州事馬公如龍綏德

州人由壬子科舉人

重修盧龍縣學記

邑宰

呂憲武

山東人

盧龍爲北平附郭另設學宮專祀先聖所以仰法古帝王之盛典儲育此一邑之人才也考諸碑記創立於元末盛建於明初規模制度與郡國學宮無異其歷代增修已載他碑茲不備列迨明季崇禎壬子歲夏月巽二肆威聖殿彘堂隨風飄沒豈非地運逢屯官墻一厄也哉然而聖碑高拱大風雷雨弗移泥沙瓦礫弗污金硃儼然觀者咸肅然起敬說者謂聖賢有靈厭故宮之污萊假此天風掃蕩數十百年之塵垢以俟後起者之再爲維新者耶以禮陶樂淑之地倏而爲荒煙瓦礫之場一時官師弟子員瞻仰無地乃捐募售買民房重修殿廡門祠制稱麤備僅蔽風雨而已適會皇清定鼎燕都首崇文教順治丙戌重修於梁公應元戊子歲再修於錦州趙公汲斯時明倫堂以及門壁方始就焉康熙戊申又重修於烏程閔公峻而閔公旋行取入都矣余於甲寅歲筮得盧龍令將佩符東行適閔公會余於京邸注意盧庠悉言盧庠興廢之故以歷代創造之宏規忽爲天風之飄沒雖經草創以重修終不若

古制之周備向曾捐俸重修奈規模宏敞無能遍及欲立石以記歲月且勸同志於將來囑余代爲立石以誌之余於是歲之仲秋抵盧蒞事謁廟間見學制宏濶雖經數次重修闕者猶然未備以萬乘崇祀之香火而一邑小吏經營何異蚊負泰山乎余家東海之濱去聖人之居不遠遙憶尼山秀氣闕里鴻模值此景象豈可以祀先聖耶余亦景仰前哲乘時修葺恐費繁之莫繼付托之無人躊拳拳於念切切於心戊午春大興朱君持正來諭盧庠謁聖時首以修學爲請余與之謀畫顛末志同道合與有同心焉

余卽爲捐資首創設以簿籍示其專也鈐以印信示其公也仍令該房鄉耆勸助於闔邑紳士商民之尚義者一時金錢集濟朱君先勞無倦慨然自任李生廷蕃協贊勸董卽覓匠鳩工經營指點易其頽朽整其剝落繕補其竇漏再造其傾圮增添聖位中龕以肅威儀更制配哲臺閣以順位次補全先賢先儒之木主重葺泮橋壁水之曲欄櫺星坊前新築品墻以期堅久設以柵欄以嚴內外經始仲春畢工仲夏凡三閱月宮墻改色殿廡增新雖非徹地重新之修造卽此補修補造之工程殿廡祠坊堂廈門墻可

期經久而不壞也余進朱君李生而勞之曰此畚修造既無虛糜之費修葺又得實濟成始成終無曠無冒余與其事諸君俱有厚幸焉何者余有修學之盛懷弗遇朱君可托之人則何由謀其初朱君有修學之美意倘余有閔公之轉遷則何由善其後今新廟奕奕聖靈妥矣徐觀厥成遇合奇矣於是知聖賢之靈爽原有默屬聖宮之興廢亦有定候同心之遇合亦有遲早今值告成余拳拳念仰切切意釋敬珥筆直書其事以誌不忘云

修遷安縣城記

三
王末命 臨汾人

遷安距永平府四十五里爲屬邑本漢令支故城遼以所俘安喜民置焉因名安喜金大定七年更今名左環分水右據尖山灤河經南塞城倚北山川四固邑爲攸聚矣皇清混一區宇建極京師茲邑相距四百七十餘里實爲左輔要地余以康熙九年庚戌之秋七月終旬承乏茲土城垣摧圯雉堞崩頽門無鎖鑰之防民鮮安枕之樂不勝殷然念曰王公設險古志之矣城池所藉以相守者也今若此非惟無以壯觀內服威視遠方其謂吾民之保障何會

院道批詳倒塌城垣該地方官設法捐輸修理刻日告竣蒙府票自八月初七至九月二十八日不兩月而催修完者凡五行余乃集闔邑紳衿耆庶商賈人等詣學公議雖士民樂言相助咸有費大貲絀不易告竣之慮余則毅然以爲已任時當盛冬庀材候舉間尋六飛東幸奔走於搭橋迎接而未遑也越明年春將有事城垣不謂又有督修冷口邊城之役余思修理縣城令專責也過此不修恐有不及修者矣遂發猛力詳報各憲衆心齊驅併力合作開工於仲春下浣之期告竣於仲夏上浣之日其間鼓衆勸徒殫財竭力爲時僅三閱月而報大成者無一工之不舉不堅無一處之或漏或瑕也噫此非吾民之樂於趨事而能適觀厥成乎因呼父老而撫之曰城郭堅固內奸可不作外患可不生尚其各和爾家各睦爾鄉里敦樂土而勤本業庶幾實符遷安之名而久安以拱翼我神京於無疆哉計修倒城垣并堞墻二十一處共一百四十五度四尺造冊申送在案又未入報冊而修者係前令已報修而未完則西面堞口二處計五十九度一尺南面堞口一十二處計三十四度二尺外此則建城角窩舖立甕城內房設

鎖鑰謹防禦以與民共休息焉其捐輸姓名勒列左方以垂永久夫修葺城垣固邑令分內事何謂是屑屑哉余於此殆有深慮焉念我國家當承平之日而令有司完固城池古聖王安不忘危之意也倘政之不修人將怨嗟城非民而吾誰與守哉余又不禁念是役而兢兢云後之賢者侯茲土而涖之以捍我城以撫我民相繼有加國之慶也民之福也則又何可以無言是爲記

重修遷安縣儒學記

王末命

粵惟賢關闢峻文箕颺黃岫之章聖序昭明類采綴灤流之藻故褒修昔叢名詔豈謂一邑而不列金庭乃經籍舊多遺文敢謝犀毫以遠封石鼓藏龍在望傑筆誰倩張超射虎當前雲陣漫迨孫楚繕立寢廟亭亭復翼翼若陳思之洪聲登遐締修齊靡實實亦枚枚類孝建之聖義未旦觀覺宮之陡焉通煥信文教之廓爾重新遷安縣庠久羅圯廢巋然一殿一壁之孑立蕩矣十頽十墟之同傾徑由牧馬以寢興塲供飯牛之蹠蹠聖靈俯而攸歎久矣付之湮消紳士過焉咨嗟疇復收其零落歲在壬子馮司訓毅力堪矜月維季秋四博士掌披殊切暨諸官矜之輻輳旣

廣奈予司土之贊成獨微值少司農劉公力捐清橐用資
隆模大厦斬幪盡道法而遙爲指導先聲傳播逐次第而
爭效觀成慘淡經營於庀材鳩工之餘諮諏展布於審形
面勢之後補修明倫堂已從亥夏棟宇先復舊規重建賢
宦祠首在子秋名賢始安新位兩廡平列丹雘流七十二
座輝煌二齋對楹椽采昭億萬千年弘構重垣曠帶紅雲
俄燦日一圍四隅分扉粉署驚鋪雪六出前櫺門而後壁
水騰蛟已沒禹浪三南奎斗而東文昌起鳳纔瞻聖尺五
規恢既厥啓聖祠前看二龍五老之翔翔文明彌多敬一
亭上緇九丘八索之爛熳爽塏不矜齊梁製度洪規一秉
唐宋休明旣苞旣堅蒼松迥倚五星閣有倫有春聖檜斜
燁萬卷樓猗歟盛哉誠斯文之疊步雲霄而吾儒之聯飛
溟漢者也開工於壬子季秋吉日告成於癸丑孟夏良辰
新廟奕奕多士勞之厥功離離爰石紀之

重修宜覺寺記

左都御史 劉鴻儒

余遷邑有古刹名宜覺寺者創建自唐後千有餘年其間
興廢無可考據按碑記一重建於元至正之十五年再重
建於明弘治之二年其寺基可三十畝許規模宏遠有數

有堂有藏經閣有天王殿有兩廡配閣有齋厨筦庫之屬
殿後則老松盤紆若龍殿外古槐參天靈禽堆棲朗月松
風踈鐘鳥語瑞靄煙籠允矣遷邑佳勝地也自明弘治至
國朝隆興百五十年其間罹兵火者又不知凡幾鷲嶺之
遺風日替虎谿之勝韻誰揚法想僧殘庭鞠茂草畫棟雕
梁竟歸空幻余宦遊京邸三十年未嘗目擊其狀癸丑冬
魏生高拱者偕比丘性燈至京邸謀重建而鼎新之余曰
此固盛事恐非此時所可及余嘗遊畿輔西山一帶見紺
宇梵宮飛閣聯雲金碧其堂文繡其闕土木之盛莫甲於

此竊嘆其貲費浩鉅非出以宮掖之重則出之大璫齷賈
耳遷邑彈丸窮黎其何能以一簣而望爲山之舉乎魏生
曰不然鄉里之愚夫愚婦與之談法律赫赫則固知忌畏
與之言瞿曇娓娓則莫不提策俾闡提之衆振息爲警破
恡爲施閭左之金錢粟帛不去而之狹斜改陸博游治闔
訟之業而皈善地者謂非末治之一助哉余善其說隨草
一募引付之無幾時而余歸里矣同諸親友步遊其地果
爾四壁不存荒蕪滿目獨老松之盤屈綠槐之清陰如故
也丈六金身不免風雨之凄厄藏經萬卷難保貝葉之零

星余不覺喟然曰離鄉幾何時眼底頓成滄桑欲創衆一新又不禁望洋之嘆魏生曰見今有善信韓文秀發愿出金二百兩可爲經始之資徐聽四方捐輸之來可不日成之時有性燈弟子海濱者精勤自勵一鉢不私慨然請任托鉢之役擇丙辰冬鳩工庀材枯据經營繼而捐輸者輻輳二三年間凡前此之所有者整葺以復其故前此之所無者變易以增其新千楮萬楨俄驚丹雘之輝龍髮螺文復見莊嚴之妙余甚嘉其志而慶其成曰有是哉一念之勇猛而遂成萬象之森然一簣爲山吾夫子豈欺我哉凡天下事真能具勇猛念而竒績異功克塞宇宙者皆可作如是觀魏生復請曰是皆衆信善之樂輸以成厥功於我何與焉是不可以無記爲衆信善勸余曰是誠不可無記也余聞達摩有云一切有爲跡屬有漏小果余以爲佛法無爲其道精微不有有爲之跡何以感百千億萬心蓋象教之易入人也自六朝而後漸靡久矣從茲瞻依在望曬慧日以耀昏衢洒法雲而清火宅合百千億萬心入無諍三昧登清涼界則有爲之功德寧有量耶余故識其顛末昭示來茲勒之堅珉云

撫寧縣重修學宮記

崑山王簡撫寧人

撫寧縣學立於明洪武之十有一年事因創起不過一殿一堂淺陋褊迫成化間邑侯姜公目擊心感曰學宮之設所以育養人材求進于廣大高明之域卑塞若此何以勵後學而揚休譽也遂創建大殿五間東西廡十間啓聖祠三間以及名宦鄉賢戟門櫺星莫不備舉可謂規模宏遠制度周密矣嗣後弘治間劉侯再一繕葺遲至數十載蝕于蠹蝨頽於風雨不無殘缺荒蕪之虞卽有改而重新者或力屈于錢穀而不暇顧或心憚於慮始而不敢爲雖修

補時厯不過因陋就簡一時權宜之計而非經久不拔之業也金陵季平王公下車以來百廢俱興慨然以學宮爲已任上不費公帑下不勞民力自捐俸而使相勸以有成與學博劉公鳩工庀材尅日計事自春徂冬寒暑不輟凡一木一石之微咸經目覩而手任之者又擇諸生老成練達徐廷璿蕭來鳳趙聯璧三人共襄此舉未期年而殿宇從隆門廡堅固昔之泥沙相半者今皆易以磚石昔之朽蠹相兼者今皆改以松檜泮池狹隘無深蓄之義濬而通之冲潭演著星泓四照先師龕廡飾加之以髹彩聚之以

綈幕朱欄綠樹金碧交輝從來制作之精工程之速無踰此者後之人文蔚起蒸變風俗皆公倡導訓勵之功有以啓之也哉在公之心修理學校興賢育才有司職分應爾固無望於人之記述也然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則碑之季平賢父母之治績累累實不能泯刻之於石誌不忘也後之蒞茲土者讀是記而奮興焉則善善相承於無窮矣

新建撫寧縣譙樓記

禮部郎中 余一元 山海人

讀北平志而勝跡莫備於驪邑邑有大典築靡不載而鼓樓舊闕其文邑之改也於明成化間歷幾二百稔不聞經始者何與無以為斯邑肇造城廓樓櫓一時畢興復煩吾民不可遲之非數十百年未易謀也康熙六年秣陵王侯來牧茲邑政平時豐與民休息既而環顧四邑見其蜿蜒飛舞之概屏列拱立之儀倘非歸乎其中轟然直上者不足挹取全勝稱巖邑也屢欲面勢審材而卒止之迺曰中立者頭顱也四峙者四肢也苟肢體不舉而頭顱是崇者何為乎邑城夙有四樓及二角樓經兵燹之餘皆頽廢不可收拾而西南二樓久廢無跡僅存闔闔焉侯曰是皆不

可不先爲之以作斯樓之權輿由是鳩工發廢燒甃構材
出俸餘以作之倡給餼值以召之役未匝月而群樓畢起
侯顧而咲曰四肢舉矣茲不可不安頭顱復於邑之中達
揆日平砥穹窿其覆而四闢其途其下足以通車馬而上
建譙樓三楹轟然中峙直可近窺星漢俯瞰川原而驪邑
之觀於是乎大備矣數役爰始於丁未六月落成於戊申
三月計其貲費不下鉅千而侯用纔數百有餘裕焉侯慈
明饒幹才凡其甃石瓦墁之需榱角丹堊之用匠石工役
之數皆能豫計不失銖銖故能刻石而成揮斤而就也百
廢俱興民不知役邑廣文劉三德暨諸衿士索余言以記
斯樓傳曰古今人不相及余觀前人重斯樓之舉不得與
城郭樓櫓並謀於全力之時而侯起旣廢之城郭樓櫓竟
與斯樓並興于凋殘之日古今人之才相去不大逕庭乎
侯才足以振舉攝墜茲略覩一斑耳後之君子慨興廢之
跡而今昔之殊其觀也按志披圖將見斯樓得與群樓並
載于不泯者則自秣陵王侯始

樂亭縣重修文廟記

大學士 陳廷敬 澤州人

國制守令以學事爲重其間創修有時或一人起之不自

一人成之或衆人成之衆人不克全之無忘其始貴有其終斯爲吏治之光樂邑有學前不具述自天啓丁卯而後經四十年未聞繕理語云苔侵魯壁煙障尼山殆不妄也葉侯前來慨然有志捐金五十兩琉璃聖殿無何而去旌揭矣高生啓祚肩其任姚生延嗣厚其施協力同心作廟翼翼時康熙三年春也嗣而學訓王君之造吳生纘聖因兩廡之垣墉而塗墍茨焉其餘戟門櫺星日見崩墜鄉賢名宦基址僅存于侯至謂司訓王公曰殿廡修而餘皆吾事矣雖然無欲速德惠未敷而競事土木其誰與我且功易成者亦易毀補葺之謀曾先我而圖之不旋踵而復墜况二祠破瓦頽垣無復存乎計此者必養全力而後可越明年政治旣平百廢皆舉丁巳夏六月諏日而從事焉計其經費之需爲集鳩義簿捐俸百二爲創於先而司教孫君司訓王君并闔邑之紳衿仕宦及四方之向義者共捐有差乃聚爾工工出於募不徵調於夫家庀爾材材出於措不支給於公帑旣躬親以省之又囑王謙韓孫昌齊曰霽侯寶訓四齋長以督之凡今之宜修而未修者卽因爲創而悉出之以心裁並前之已修而未臻厥美者踵事增

華而勿仍其闕陋視彼聊且苟完之政則大相天壤矣且由內及外細大不遺壯屏翰則崇飾其垣繚謹出入則增設其柵欄肅外望則易制其天衢以逮聖域賢關三坊凡四閱月而觀厥成先是侯有聞於人曰公治留心在文文不振風為之也東南城頭建文昌之閣而祀魁宿於上則文治可興侯重其說而為之嗟乎談吏治者惟簿書是急侯則略而不講以為學宮一事司憲者所不糾司衡者又不以之課殿最自非循吏洞囑治源未足語此此而有成信吾道興廢在人而不關之氣運而其心猶未已也若明

倫堂齋房門垣皆循次及之又以考來春之工作云爾

重修樂亭縣魁星閣記

邑宰 于成龍

魁宿主文章燦然麗天現則人文蔚起而治登彬雅凡郡邑建學必祀魁星所以遵古帝王興賢育才遺意也樂邑有魁星閣由來久矣曩者英雋傑出樹駿流鴻鱗鱗濟濟號稱極盛邇來風雨飄飄僅存基址舉向之巍然煥然者竟付之丘墟而巴士之策賢書登天府者三十年中二三見焉雖然士之奮發登庸亦不專依夫天象但既缺此閣值人文之否世俗之見未必不以此閣有無而生怨尤焉

余於士民願留之明年歲在壬子正值賓興之際人皆謂此閣興廢關人文盛衰樂邑古稱彬彬禮讓之遺帶河濱海必有負如河如海之奇而雲島月坨又具月露風雲之秀余忝司牧何弗因天地之靈秀而一為助發耶爰捐俸金謀諸紳士共為協贊而重構茲閣鳩工庀材營始於本年仲春之下旬落成於孟秋之中旬是役也諸生姚子延嗣實董厥事復將文昌帝君重塑於閣下並妥而祀之制稱粗備閣在文廟之東南城上於方為翼翼主文明與魁宿同皆與北斗同臨茲者魁光燦燦於上帝君穆穆於下

一堂喜起四座生輝新廟奕奕高閣巍巍瑞靄繽紛雲漢徘徊彩筆高揮於七曲綠袍近映夫三台自茲已往興起斯文鴻飛鳳舉科甲連雲為名世輔為王國楨願我邦人勿憚苦辛益勵厥修無負此心有光斯閣再造一新庶於樂亭有小補云後之君子鑒余微忱因時補葺任勿沉淪爰誌歲月勒之貞珉以告同心垂不朽云

重修考院碑記

順天
督學 梅之珩 江西人

聖天子興學右文三年簡儒臣按試諸郡厥有公解為考校地顧京畿首善人文所繫尤重永平為京東名區解

踞平山巔規模極偉以歷久風雨鳥鼠漸患傾頽歲丁亥
余校士茲土適太守張君甫下車余聞其牧薊州時前學
使按部將調考君憫諸生童往返維艱捐貲勸立考場俾
無憂跋涉都人士咸嘖嘖稱道因卜其材猷精敏治劇有
餘廼於臨行時進諸生而告以棟宇之朽壞盍請諸新守
顛以修葺而又懼斯役之不易也及科試予入署環視則
壞者新矣衰者正矣堅緻周好煥然改觀而生童之入院
應試者風雨不侵燥濕無患含毫濡墨得盡所長昔少陵
詩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咸歡顏風雨不動

安如山此不過懸擬虛願之詞耳而今乃見諸實事因嘆
道路口碑之不謬而太守之留心人文者隨在皆托旃幪
也夫永平形勝之地襟山帶海實產異材自孤竹清惠仁
惠而後韓退之以文高北斗起衰八代後之繼起者繩繩
不乏特以遼左咽喉歷代爲用武地未免文事稍弛自我
皇清奠鼎以來中外一家士皆得鼓篋遜業科歲兩試遴選
無虛今君又從諸生請爲一勞永逸計經營不日告成則
凡所爲興賢育才崇獎風教者亦概見于斯矣不誠多士
之厚幸與將來日浸月盛俊彥蒸蒸蔚起以應

聖朝文武將相之選者其毋忘賢太守之嘉賜是爲記太守
張諱朝琮浙江蕭山人

新修鼓樓記

郡守 張朝琮 蕭山人

予至永平之三年歲則大熟嘉穀盈野自兩穗至于四五
穗者踵而獻蓋嘗陟鳴遠之樓以臨郊牧而望西成時則
有若賓客寮友列坐而語歲豐客有告予者曰公前來攝
是邦曾指斯樓謂吾儕曰此屋不修且壞我若久於是必
新之黃山濡水與聞斯言今公爲政亦旣三年矣猶未可
以云久乎公所至喜修廢墜豈獨無情於是邦乎予應曰

然是吾心也微子命予幾食言於是棟梁椽柱檻欄之欲
朽者薨甃甃之殘破不完者丹雘粉飾之殷者修之治
之復其舊觀工旣畢又會同人命酒以落之抑且私念其
故以告于客昔者魯爲長府楚建章華君子譏其改作而
病其速成意者勦民興築之事得已而不已非爲政者所
宜有也而予今之所以不食其言者無乃自貳其過也歟
客曰不然我聞三代之際天子之庭雞人嘑旦諸侯則掌
漏告時凡所以謹夙夜示警守也今郡國守臣實惟古者
大國之諸侯而斯樓之制則周官掌固夜三鼗以號戒之

意也夫固可以一鼓而作勤政之氣再鼓而宣從欲之風
三鼓而鳴天地之朗也不然而昔之作之者謂何而豈得
已也哉予深喜客之有以啓我也於是乎記若其雲山之
勝風物之美游覽者宜自得焉至於資材之所出工力之
所費其不足書者皆不復云也

山海衛鎮城立義楨碑記

蓋謂事之可傳于不朽者必有以釐積弊協輿情俾聞之
人人而稱快斯垂之歷久而彌新也山海一城地狹人稠
居民不下萬戶喪葬之事或一日而見數家或一月而見

數十家既乏車牛之資復艱繩槓之費無論貧富無不拮
据顧慮於此事之繁難也蓋四十餘年矣合衛紳衿士庶
自覩其橫亦且身受其害思立義扛共敦友助之風期免
捐勒之苦乃公呈府憲蒙張太公祖嚴懲革弊聽立義槓
復張示曉諭凡有地方之責者務以除害安民爲心嗣後
凡有婚葬之事聽民自便不許仍前擾害告誡諄切真剔
奸若神愛民如子闔城四民無不感激涕泣幸舊弊之除
樂公義之舉由是家無停柩俗敦睦姻積數十年匍匐艱
難之狀一旦慰其情而靖其擾非我張太公祖奮雷霆之

威普天地之德一時並至而互用之何以有此我山城之民固宜家焚戶祝累百世以不忘豈僅一二日之頌禱已哉用鐫於石以垂我太公祖恩威之曲當且喜闔城公祖父母之與有同心也若夫此舉之規畫盡善斟酌得宜是在我衛之人審量而區處之又何必以瑣務細節煩瀆官長之聽聞也哉是爲記

山海衛東羅城立義損碑記

致治必先興利然弊不除則利不興故除弊之小者則利興于一時除弊之大者則利及于百世事無鉅細俗困于

習而相與安之忍之憊極矣爲之上者又以習俗相仍恬不爲怪遂令弊日益滋以致民氣抑鬱無可控告痛在死喪慘怛之際真有悲號莫訴之隱詎非地方之大弊歟山海損夫爲喪殯之役名甚微而業甚卑無何至今日而弊不可言矣結黨縱暴呼類引儕伺人之年高爲竒貨任己之口號爲定符尊以上賓而橫肱恣肆陪以嘉客而傍若無人任意苛索雖叩首頓顙而終不能挽其鴛鴦嗚呼彼何人斯而幸人之喪扼人之急風俗之弊尙可言哉幸逢府憲張太公祖來蒞永郡剔弊除害戢奸禁暴政日益飭

民日益寧我衛之紳衿士庶咸躍然曰吾俗之弊莫大於損夫值我郡憲而不顧陳將無日矣爰舉義呈瀝陳其害蒙郡憲雷厲風行嚴懲禁革諭從民便而山海義損始立義損立而土役積久盤結之弊始除于是衛之人舉相慶曰今而後如某某之青錢若干貫者免矣如某某之白鏹若干金者免矣如某某之肆筵設席而揮手不顧者免矣如某某之兄弟青衿而屈膝告哀者免矣且如某某之祖父亡而子孫不敢殯某某之額數缺而門塾不能保且如某某之家庭無恙而傭值不敢不預支者皆可免矣嗚呼

毒不至於傷心其怨不甚澤不及於枯骨其感不深衛人受土役之害已四十餘年誰無父母誰無骨肉逞其克橫長此安窮乃值郡憲公明剛斷毅然革除實令九泉戴德百世蒙恩吾衛之被利寧有涯哉特是郡憲仁聲仁聞洋溢畿東卽此枯骨之澤上天鑒眷必將膺特寵而撫封疆我永郡何能久留憲駕所慮大利方興孽潛弊伏不得不勒石誌之非諛祠頌郡憲也願郡憲之良法美政永著不朽云公姓張諱朝琮號式玉浙江蕭山人

山海衛西羅城立義損碑記

傳曰善人在上國無幸民信哉斯言也士會爲晉太傅而盜奔於秦卓茂爲漢太守而蝗不入境豈偶然哉我郡憲張太公祖福星高懸照臨七屬於茲四年矣觀風拔萃取士廣額啓人文也禁除火耗勞瘁捕蝗重農事也旣廩無虧工有歌也稅務無苛商有慶也而且表節旌義存歿蒙恩剪霸鋤奸強悍畏法善政善教難更僕數而今所尤感者山海地居邊關民貧俗朴自獨霸之損典而喪葬之典廢壟斷之橋起而婚姻之禮失富者畏其貪噬貧者懼其克焰傷心慘目垂四十餘年幸遇太公祖恩威遠播是以紳衿百姓合辭公頌太公祖痛懲嚴革積久之弊立除設損便民將來之惠無盡法不移日恩可同天其愛民之深待民之厚與士會卓茂後先媲美闔衛之被其澤者咏父母樂豈弟爰鐫石以垂不朽使後之觀者畏威懷德而太公祖之休聲可與山海同其久長矣是爲誌

傳

韓隱君傳

兵備副使 宋 琬 萊陽人

隱君姓韓氏諱原濬字發之別號發西父應庚明萬曆丁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按部河西山左有惠政丰采著于朝廷中歲家居屢薦不起學者稱西軒先生今郡城南有峯突起灤水匯于其下朱樓石磴掩映如畫蓋先生垂釣處也里人思慕先生高誼名其地曰釣臺西軒公年逾商瞿未舉丈夫子元配郝孺人憂之聘于劉為亞室是生隱君幼而早慧西軒公最愛之年十七西軒公捐館舍郝孺

人年已耄矣劉母佐持家秉御僮奴嚴而有則擇良師以傳隱君方是時海內無事縉紳之子席溫飽之餘蔭慮亡不呼鷹蹴鞠追亟于狹邪之塲甚且有傲其諸父伯舅者劉母躬自督責一動止不少假以故隱君折節讀書循循如寒士甫弱冠爲邑庠生後選入太學庚午之變孺人度城不能守以五千金詣監軍犒師已而遍召族黨縱其所取僅以千金貽隱君俾出亡于外隱君泣不行孺人叱之曰若不念韓氏絕祀耶且母子俱死何益若行矣吾以死守門戶事平而母子無恙也隱君性至孝傷西軒公早世每饋必奠而後食與人交坦坦無町畦見人之有機事及談說人過失者面爲之赤曰天壤間吾不信有此事甲申神京陸沉謂其子鼎業曰吾聞林慮可以避兵古之隱者多居之於是携孥以行所親者力勸之不爲沮或有問其故者笑而不應久之遷鄆陵繼乃買田密縣結廬大颯山之麓而居焉丙申冬卒于密縣享年六十子鼎業奉骸骨還葬于西軒公墓側事訖歸耕于密從遺命也隱君之葬容城孫徵君嘗誌其墓家世子孫具載志中徵君名竒逢隱于蘇門世人罕識其面其銘隱君曰不彫不琢終身慕

親謀不在食憂不在貧鄉人以爲定論云

祭伯夷叔齊文

順天 蔣 超

維陽山之鳩毓肆濡水之漣漪鬱貞操之皎潔秉大義之

崔巍配扶輿而並立夾日月以同飛驚冕輕其敝屣朱戶

視如蓬扉雖裴徊於巖穴實寤寐於京畿回周原之六轡

挽商日之餘暉天綱凜其楮柱地極奠其傾欹武周聞而

心折孔孟仰爲師資悵飄飄於冠劔空滅沒於音儀揣神

游而莫定訪埋照其焉依想子臧之戀宗國悲鍾離之操

南徽魂遙遙而返駕身兀兀以扶犁撫中子之弱存喜宗

祏之留遺料雲旗與風馬必暮漆而晨泚義感均於頑礦

瑞液浹於芳菲鴻哀鳴而死節麥挺秀而連岐釀容城之
讓爵激碣石之窮發緣三倫而表燭留萬古於幾希關人
禽而下鍵揭仁義以爲旗痛彼婦之嗷嘯謝薇蕨之紛披
白鹿跪而獻乳清泉濺以投飴終逍遙於桐栢證仙籍於
紫薇超忝學校之綱領乏禮義以提携羨此鄉之渾樸秉
誠信而不移馭夫恥競於二價儒者躬學於耘菑望松楸
而投涕撫榱桷而凝悲喧檐楞之烏雀冒庭戶之蚬蟻聞
圭田之遠撥擬鐫俸以留祠知達人之竊笑真豎婦之庸
詞曾圭組以棄捐何莘豆之從違方纏綿於禁火欲親薦
於薌其徒鬱檀而作供亦致錦以陳詞雖物微而誠結愧
鬼是而人非斬顛毛而布禡剖心血以舖饑
夫子諒有明鑒庶援七著一嘗之

祈雨文牒

初致告文

郡守 唐敬一 四川人

康熙十一年六月至七月大旱不雨田苗枯槁井澤涸竭萬姓皇皇呼天莫應公念切民艱恭謁城隍廟設壇每日三次步禱率僚屬免冠路拜仍三致告文以達神聽至十三日子夜大沛霖霖三日方止徧植歡呼草木回青山川增色復為文以謝之記告廟文四通

維康熙十一年壬子七月以辰朔禱日辛亥直隸永平府

知府唐敬一等謹蠲白廼心敢昭告於本府城隍感應之

神曰嗚呼旱魃之災帝天非無因而降凡我僚屬奉天子

命牧養斯民未能實心撫字致此失業遺黎類多饑寒失

所其或溢怒淫威刑罰失中再或吮民膏血寄我飽溫有
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下積人怨太守頑冥不察諸司
怙過不悛災及已身固其宜也民何罪之與有而罹茲克
詢耶惟神血食北平職司幽贊與太守表裏斯民若太守
無德不能格天尊神猶將顯震英威譴太守以回天怒若
太守苟可告無罪於百姓則今茲不雨萬竈立見烟寒當
亦非神之所安坐而默默也神其度之謹告

再致告文

唐敬一

敢再告於本府城隍之神曰嗚呼惟神以帝天喉舌之司
造下土一方之命今此下民所爲歲時伏臘煮蒿悽愴而
奔走恐後者凡以爲今日也北平財盡民窮所恃以延如
綫之生者惟有秋是賴目今禾黍垂成而驕陽不雨萬姓
携妻挈子頭搶地聲震天太守惴惴悔過是用率茲僚屬
匍伏禱求告廟前言尊神亦旣聞之矣朔九午刻仰見陰
雲滿佈霹靂雲霏意微尊神響應之靈不至此其如敷澤
未幾屯膏如昨豈太守之呼籲有胸無心神不我格乎抑
亦神將吐我而帝天之視聽果高遠而不見不聞乎非是
則天道好生當必不忍縱旱魃之播虐此一方民若是其

甚也太守父母此一方者也尊神禦災悍患血食此一方者也百姓不敢呼天而呼父母太守不能問天而問尊神若三日不雨則土膏竭十日不雨千里其頽矣嗟此子遺弱者轉壑强者揭竿鋌走流離將不旋踵則太守與尊神必有分任其咎者矣神其鑒而裁之謹告

三致告文

唐敬一

直隸永平府知府唐敬一等謹免冠匍伏大聲疾呼三致告於本府城隍感應之神曰嗟呼此方之民何不幸而罹此旱虐耶北平古稱瘠國其民刀耕火種其地水立沙飛

產無百畝之遺家無擔石之儲所恃上天降祥時和歲稔顧此遺黎尙得與畿輔七郡之民承丁負版以上報天子者饑饉不臻而不忍輕去其鄉也嗟呼今何不幸而罹此旱虐耶下官敬一奉天子命來守茲土未敢登堂受事先入廟而謁尊神循朔望跪拜之儀盡人神祈格之禮豈有他哉良以地方久遭兵燹小民鵠面鳩形兼之弱肉無幾不堪強食是用簡刑息訟馴暴懲刁片紙蠲供一錢不罰期與二三赤子休息相安以盡太守心所欲爲力所能爲之事庶幾假此可以告無罪於天子也至於悍大災禦大

患人謀所詘則太守有所不能者而神實能之此有皇上
帝所以特簡聰明正直之仙班勅爲保障城隍之顯爵俾
尊神理幽贊陽莫麗此一方民以輔祐天子於以享此一
方之血食而無愧也此其義與下官之奉天子命而撫摩
茲土者將無同今下民罹茲旱虐雖或天運使然在尊神
亦有不能自主然而天子者天之子也所以代天而子民
也尊神則天之吏而太守又天子之吏也無非爲此民也
譬如父母不慈孝子未有聽其違道而不迎幾以諫者人
主有失忠臣未有徒畏膏斧而不折檻以諍者况乎帝天
仁愛養育萬物是其本心而大兵大荒不過數十年而一
見古之人主六事自責含服吞蝗要亦一言之善遂可回
天此又人事之彰彰者矣若必欲盡此一方民而饑之饑
之使之流離轉徙而不惻然念者斯又必無之理矣今者
陽日以驕禾日以槁萬姓呼天捨地聲徹重霄太守匍伏
悔過叩頭流血一告不已至於再再告不已至於三凡若
此者非敢爲瀆也誠欲尊神大彰捍禦之能以茲下情上
告天帝亦如孝子之諫其親忠臣之諍其君挽回天怒爲
民請命而已若三告而神不應是必尊神之芻狗生靈而

元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
虛擁天爵也尙不能與人世之敦倫聞道者比其亦何神之與有語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誠爲之通也今太守之夙興跪禱而咄咄不休可謂至矣而神不我聽則早其不可藥矣民其無如何矣眼見千里如焚窮簷熄燹析骸易子盜賊繁興且震驚城社絕滅烝嘗勢所必至太守旣無面目見此北平父老卽尊神亦豈能覩焉血食對萬姓而無憐乎此太守之死不擇音泣盡而繼之血也謂神不聽當不其然神如有靈其疾告帝天立驅旱魃以造萬民之命再三日不雨則太守不職尊神不靈不職不靈法當黜太守其囚服綫頸遷尊神之行主於日中共受天罰必大雨乃止謹告

謝雨文

唐敬一

謹以牲牢魯酒致祭於本府城隍感應之神曰於赫惟神至正至靈有禱必應理幽贊明降此時雨粒我烝民捍災禦患振古英名回天有力記過無心於容戇服其量於麾魁敬其能民其蕪矣永奠北平太守暗昧陳詞失倫譬彼盲子罔測高深今日之莫悔罪負荆神不我吐惠然來歆尙饗

昌黎禱雨文

邑宰

王曰翼

陽城人

蓋聞上帝以生萬物為心而寄其權於神朝廷以愛萬民為心而分其責於吏是神與吏共有守土之任吏當體朝廷之心以愛萬民神亦宜體上帝之心以生萬物也使民之失所惟吏之愆序之失調亦惟神之咎今者冬既無雪春復亢暘二麥未布穀種及期杲杲出日密雲不雨嗷嗷萬姓赤地堪憂夫一年之計在於春春時未種秋何所獲終歲之需在於食民食艱矣民命何存神其忍之乎或者吏之不謹民之暴殄以干神怒歟此其咎在吏於民何尤抑或旱魃之虐孽龍之祟神不及制江海之封神不得專以重困此一方歟此其害在民惟神是賴吏既為民請命於神而神亦當為民請命於天早霈甘霖大甦民困一雨三日四野沾渥惟願應於桴鼓庶幾瀆不再三此固大造之美惟神之力也萬民之利社稷之福也吏何功焉敢用披瀝神其聽之

告龍神文

巳丑六月十五日大水圍郡城西隍上墻九尺

張朝琮

郡守

麥既熟矣而雨是不能刈以獲也禾既興矣而雨是不能秀且實也無麥無禾民無食也江水漲流偪此郭郭蔀屋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窮簷汎濫潰溢視此下民扶老携幼而無所歸是守令之
憂也守令不足卹百姓何辜俾至此也禦患弭災神之職
也及今不雨則豐年猶可望也引狂瀾而遠去百姓頌神
明也神其聽我降以福也無使斯民無食無歸以勤我
天子憂也敢告

祈雨牒 巳丑

張朝琮

伏以水旱薦臻雖屬天行之數齋明精禱與回上帝之心
官吏憂惶閭閻愁歎知府張朝琮等頓首稽首具言竊惟
此邦爲上國之東藩厥田類冀州之中等蓋山畬鹵壤地

力旣匪比神臯而恒雨愆暘天時又每違人願念夫深村
窮谷豆屑雜糠遇豐年而猶見際此鏐石流金木饑火旱
度凶歲以何堪矧自春夏以還疊被災稜之至螽斯未滅
海若旋來今旱魃又見告矣何蒼生罹此極歟凡皆人事
之廢荒以致天災之示儆予誠有罪其又何辭然上帝以
好生爲心而神明得體天行道官之失職可以降殃民則
無辜還期錫福若五日不雨十日不雨是使壯散四方老
填溝壑詎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不在平平之世蕩蕩之天
伏望神人協德視聽同心大雨時行卽俾四郊霑足甘霖

早霈更祈頃刻飛來則田畷野叟不賡雲漢之詩而鼓蜡
歛幽共享太平之樂矣謹牒

祈雨第二牒

張朝琮

伏以精誠通冥漠不逾呼吸之間大旱望雲霓未慰閭閻
之望謹申悃悃犯瀆神威知府張朝琮等頓首稽首具言
竊惟上帝之覆庇蒼生過於慈母之保全赤子有求必得
無感不通今乃彌月不雨殆將遍境成災呼天捨地之徒
然縱陰閉陽而罔效念此終年之勤動與夫稼穡之艱難
而饗殮不給既無以養其父母又不能寧其婦子亦情景

堪憐雖則天心仁愛偶寓傲于礫石流金然而民口怨咨
常不離乎祁寒暑雨朝琮等變食遷居凡以敬求民福斷
屠禁酒未能感格神祇罔不夙興夜寐倍切憂思因之尙
德緩刑載深修省所望天流霈澤不致海國如焦俾引領
有豐穰之象則撫心無饑餓之憂庶幾百蜡一娛各安田
里抑且庶鮮艱食幸免嗟來縱未能若堯舜之世比戶可
封亦可以見天地之大於人無憾伏乞鑒此馨香賜民珠
玉雲騰致雨勿徒江上空雷蛇化爲龍佇見黑風吹海公
私之慶早暮以需謹牒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



